



桐原紀年 十五

甲辰

共十五

リ 6  
4082  
15





門 9 伊 6  
號 4082  
卷 15-15



紀年錄卷之十五



甲辰十月初一日出榜詣闕承 命入侍

是日入侍賤臣以不善舉行致勤 嚴教縷縷引  
咎 上教曰初四殿試又當罰定命官於訓鍊院  
卿須將功贖愆也

初二日 親臨文武科放榜時入侍○初三日差訓  
鍊武科殿試考官○初八日詣訓鍊院試取○承  
命入侍

傳曰即見九月二十九日兩出咨文冊封使臣開  
列姓名又有三度儀注及諭旨仍有六十以上使

冬至使以六  
十以上人差出



臣入送之言不待牌文有此別咨九日之間馳驛  
未到勅使不多日內蒞程可以推知今番咨文辭  
意另致慇懃之意則我國舉行不容少緩使臣差  
遣亦有議定者時原任大臣備局諸宰即為未待  
政院啓曰領府事金尚喆判府事徐命善李徽之  
左議政李福源備局有司堂上金華鎮鄭尚淳鄭  
一祥李在簡趙時俊鄭昌順徐有大沈頤之朴祐  
源李昌運依 下教來待矣 傳曰入侍承 命  
入侍冬至正副使改差謝恩使差出而冬至使以  
年六十以上人差出事定奪仍命領左相勉副後

上曰誰可代之領府事老病李判府出疆洪判府  
精神比前少衰徐判府無故矣賤臣對曰臣豈無  
故乎尹得孚彈墨未乾沈煥之繼又有湛滅之意  
臣之情地萬萬危慄感激 恩數雖不得不勉  
抗顏於樞府散啣中書一步便是銖限伏乞 曲  
諒微情俾蒙終始之澤焉

初十日回唱榜不忝人越俸之 命上劄自引  
劄曰伏以臣忽自昨晚重得寒感渾體濕淅支節  
如碎頭疼神昏不省人事重以頑痰流注肩背相  
引坐卧俱妨便成蘧蔭今日唱榜不得進忝縑有



賓對原任來會之 命又不得茲承病裡惶隕如  
添一病卽伏見 傳教下者唱榜不忝卿宰越俸  
有命臣於是益不勝震慄之至申飭之下當忝不  
忝論其辜犯合被重勘而臣以忝在大官之故同  
罪倖這不入於現告中臣心愧悚姑勿論其在國  
體亦豈不苟簡乎茲敢畧具短劄自效首實之義  
伏乞亟降威罰以警具僚以安微分焉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未忝不足深引卿須安心勿  
辭益加善攝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徐  
判府事假注書金孝達來宣

重卜

十一日拜領議政遣史官別諭

是日卜相前望筭子入之徐命善洪樂性落點  
傳曰鼎席俱空庶務叢脞此時重卜意豈徒然况  
今勅行在卽迎接之節專係廟堂知委使臣拜表  
又在明日卿等諒予企待之意卽為造朝事遣史  
官傳諭于領左相○注書朴能源書啓臣敬奉  
聖諭馳往傳諭于南部薰陶坊苧屢洞契領議政  
徐命善兩任處則以為臣於病伏矻矻之中忽伏  
承議政新命噫此何事也以臣債敗之蹤以臣危  
感之情雖於西樞叢啣尚有無面可顯之心而特

附奏



以 聖恩未報 聖眷難孤 冒沒低徊 任他笑罵  
每一思惟 不覺愧汗之浹 背况此中書一步 卽臣  
鉄限以我 聖上前後 曲諒之德 意何為而有此  
誤恩也 方當廟務 積滯勅行 不遠久虛之昇席 又  
將緣臣而瘳曠 則臣雖萬被誅戮 固無足惜 其於  
國事之狼貝 朝體之苟艱 何哉 聞 命抑塞不暇  
悉暴衷情 謹當稍定心神 更入文字 以冀 天地  
父母俯垂 矜諒云矣 荅曰 知道 遣亞卿敷諭  
期於偕入

遣亞卿別諭敷召

別諭

傳曰 國家之倚毗 實在於輔相 比之若濟川之舟  
楫 支厦之棟樑 雖在無事之日 不可暫曠其職 矧  
茲昇席 俱空 廟謨積滯 勅行將至 接應多端 此時  
重卜捨卿 其誰俄者 史官之行畧 悉慙懃之意 以  
卿同休之義 體國之誠 意謂慨然膺命 及見書啓  
異讓 備至 予誠愕然 失圖不知 攸喻 茲遣亞卿 更  
申至意 而急於敷勉 不暇長語 卿須卽起 造朝 以  
副予虛佇之望 ○ 禮曹叅判南玄老 書啓 臣敬奉  
聖諭 馳往傳諭 于南部 薰陶坊 亭 塵洞 契領 議政  
徐命善 兩住處 則以為 臣自聞新 命 神思 飛越

附奏



只將數語附奏於史官之回矣卽又亞卿臨宣  
恩諭至有期於偕入之命 殿下以臣之情踪事  
勢為可以黽勉承膺而乃有此敷迫之舉耶臣苟  
有一分可出之望則顧茲職名非今初叨况當國  
家多事 聖心虛佇之日臣豈敢備例控攘重自  
陷於不誠之誅哉若論必通之義不暇更僕而數  
中夜尺紙無以悉暴從當治上一疏以俟處分而  
宰臣之虛辱陋巷尤為臣添罪之一端惟願劃卽  
召還以重國體千萬懇祝云矣臣既承偕來之  
命姑為仍留之意敢啓

辭免

十三日上疏辭職

疏曰伏以臣以情勢則至危感也以蹤跡則至駭  
鯨也怵迫 嚴命拚棄廉防抗顏周行亦且有月  
而特以西樞敬啣官同宮祠藥院兼帶義重保護  
或冀其解一世之嗤點而自效於筋力奔走之勞  
矣忽於千萬夢想之外伏奉議政新 除緒又近  
侍亞卿荐辱陋止 恩禮隆渥 敷迫勤摯以我  
聖上體羣臣之德意獨於臣而未蒙 俯諒者此  
殆臣之放倒沒恥不足與議於 清朝四維之治  
也撫躬慙赧無面可顯噫臣家之前後遭罹究其



本則皆臣此職為之崇耳委毗之 聖眷豈欲時  
象之調劑而七載專任反貽人心之拂鬱責勉之  
溫音每勤世道之彌綸而一味尸素徒致國事之  
傾誤以之為人障礙忌嫉四集受世指目媒孽百  
端眾怒羣憾猶未忘於釋負既久之餘而昔之睚  
眦者今為僇辱昔之眷賜者今為斧戕矣於是予  
或加權勢之斥而必欲戕殺其身或售污蠱之計  
而又欲湛滅其家由夏徂秋斷斷不已倘非 覆  
燾之仁屢施而無倦顧復之慈隨處而曲保臣豈  
能得有身家以至今日哉在臣自處之道惟當息

影歛跡避遠賊機追訟既往之失以荅方生之議  
而誠使憲闕之忱未忍便訣乞身之懇有難強聒  
亦當於閑司漫僚隨分陳力以畢餘景於造化陶  
甄之內此義較然忝前倚衡今若憑藉 寵靈復  
入中書固懲顛沛之舊轍更添縱恣之新誚則摧  
樗朽楫豈但蒿師之自取墊溺抑恐使萬斛龍驤  
泛泛於大海波濤之中而靡所止屆臣雖不能為  
聖朝報塵刹又忍以垂死殘年重自陷於孤負毀  
劃之科乎嗚呼 至尊獨勞於上廟務積滯於下  
迨英之對濶焉未行政事之堂聞若無人凡今幾



日矣臣所執以為引者苟止官師之規勤攻之論以臣之受 恩罔極尚敢於宿趼之職有一毫例讓之念哉奈茲危怖之言寢夢猶悖狼貝之地息壤在彼終始 生成之澤妄有恃於 天地父母之前遂不得不齋沐治䟽疾聲哀籲伏乞 聖明諒臣決難強之宗 察臣必可適之義亟命收還 誤 恩俾得退處閑局則庶可以無曠 拜席少伸私分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祈祝之至 荅曰省䟽具悉卿懇願今有謨多端宥使將至其所詔誨之方迎接之節專靠於政府此時輔相之任豈容

一日曠為况卿身佩安危義共休戚彌綸一世之策坐鎮流俗之量予之所倚毗卿者而重卜之命首及於卿卿無可引之義予有必致之誠則以卿體國之念想不待予言有所愴然况卿所帶官卿體任尤有大於輔養之職以卿地處義當自效卿須念予慇懃之意即日造朝以副如渴之望仍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輸于領議政倣注書金商兩來宣

十四日別諭促召

傳曰昨日辭䟽之批略布予意密意卿等即日出

別諭



肅共做國事賓對日次隔夜尚無造朝之奇虛行之餘為卿等介介也以予所知卿等元無難進之情勢而卿等有甚所執堅讓不出予雖欲敷迫於卿等無辭可以譬解卿等須諒之卿等在具瞻之地庶僚去就之廷庭者尚可飭責而糾正之不料卿等乃反苟覓不當引之義要作迤長時日之資是豈所望於卿等者勿復控辭待漏赴公仍叅明日賓巡事使偕耒亞卿傳諭于領議政期於偕入行副司直南玄老書啓臣敬奉 聖諭馳往傳諭于南部薰陶坊學廛洞契領議政徐命善所住處

附奏

則以為臣情竊難強義在必違 飭教屢降轉動無望冒上一疏畧暴危懇竊庶幾 天地父母曲加體諒終不置臣於四維之外矣只緣忱誠之未格不惟 批旨之靳許即又宰臣臨宣 聖諭於夜漏既深之時 誨責備至敷迫深勤臣擎讀未半惶竇抑塞直欲鑽地而不可得也噫臣之頂踵毛髮皆 殿下賜赴湯蹈火惟 殿下命使臣有一分冒進之勢而徒事控籲不少知寢則是慢命也使臣有畢竟出脚之意而姑近時日欲重去就則是飾讓也臣雖萬萬無狀決不敢為此也誠以



臣之所叨即具瞻之地也臣之所遭即三司之論也居具瞻之地遭三司之論彈墨未乾揚揚復冒則此政所謂不識世間有羞恥事者也四方之譏議一身之狼貝雖不足恤堂堂聖朝將安用彼相哉且臣之從前遭罹此職為之崇臣於前疏畧已陳瀆而自承恩命譬如傷弓之鳥驚置之免心神震懼竊食俱廢以我聖上前後曲諒之仁何不垂終始生成之澤而乃使臣恤恤為莫知措躬之所也臣之此言元元衷赤寧被傲慢之誅萬無承膺之蹈伏地戰恐死有餘罪亞卿之未守已

至四日虛辱王命徒損國體亟賜收還千萬顯祝云矣臣既承偕來之命姑為仍留之意敢啓  
荅曰知道

十五日再疏辭職

疏曰伏以臣之目下情地誠亦窮且感矣猥控難強之宗反媒聖批之隆渥虛靡必通之職又辱溫諭之諄摯進退維谷作一籛箴深恐似此遷延謾費時日北轍之信息伊通中書之接應無人則其債誤國事之罪殆有浮於煩瀆天聽之惧茲不得不更暴血懇冀聖慈之終垂矜憐焉嗚呼



殿下之視臣以家人而不以外廷臣之事我 殿  
下以父子而不以君臣故前後官職之辭受行止  
之久速可許則許而 上無備數之禮可趨則趨  
而下無飾免之讓俾臣之寵侷昏憤得以指導成  
就於 造化範圍之中矣臣今舊愆薰心新汚塗  
體身家之利害禍福猶屬私憂士夫之慮防名檢  
大有兩關雖微官庶僚彈章終發於司直 恩命  
復蹈於覆轍則莫不知逡巡却步必伸乃已况大  
臣一世之具瞻也權勢千古之大業也曾未穀朔  
自同無故抗顏於顛沛之地冒膏於睚眦之場不

待傍人之竊指而反省羞恥有甚樵市其將摧沮  
瑟縮覓死無路尚何有於世道時務之暇論乎且  
臣從子浩修之向叨東銓也甘犯傲慢之誅不愛  
咫尺之守者蓋欲其懲必人言斂遠清要而察出  
臣之所教誠訓迪也伊時適因言端亦嘗苦懇於  
前席而 殿下惻然軫念 曲賜體諒臣之兄弟  
叔侄銘鏤至今何日忘之夫以力避東銓之危踪  
而乃忽揚揚於首輔以教誡子侄之初心而又忽  
于于於其身縱使臣焦唇弊舌何以自解於矯情  
罔 上之諂乎然則臣之決不可趨非特臣之自



量已熟同朝無不見諒 聖明亦必俯燭而可許  
不許一向相持朝體漸至屑越私分愈益兢惕此  
亦臣窮命所致靜言思惟寧欲無叱噫臣誠無可  
引之義當此 聖志奮勵而謨叢勝之日豈敢為  
占便之圖厭殄瘁之勞哉至若例無官啣尤是臣  
平生至榮 震卽初聞 肅遙將聞返頸之忱人  
孰不切而覲光之誠臣竊有倍聞 命以來自忘  
固陋非不欲即日祇肅得典於禮見之例而罣碍  
本職轉動末由瞻望 銅陛曷勝懇結伏乞 聖  
明納臣肝膈之辭察臣迫隘之勢將臣議政新啣

劃即鐫改則如天之澤結草是期臣無任霄越顯  
祝之至 荅曰省疏具悉卿懇才於左揆劄批敷  
示予如渴之意際此卿疏踵至多少說話依舊是  
控引如卿地處尚忍為是哉民事之積滯支勅之  
膠汨猶屬勞二件事最是慨吐者卿不念匪躬之  
義反欲奉身而退使予獨勞於上日不暇及不審  
卿之此舉當手否乎以卿平日體國之誠倘不卽  
日肅命予將以何顏更致敷迫之語恃之也重責  
之也亦備幸冀卿之恕諒也急於勉出不暇長語  
茲遣正卿畧宣教行安心勿辭隨即造朝仍 傳



附奏

曰此批答遣正卿傳諭于領議政漢城判尹金履  
素書啓臣敬奉 聖批馳往傳諭于南部薰陶坊  
芋厓洞契領議政徐命善所住處則以為臣荐犯  
瀆撓之罪恭頌 體諒之音即者正卿臨宣 批  
旨十行 恩言字字鄭重至於不念匪躬使予獨  
勞之 教忽不覺殺淚之俱發噫臣之三啓兩疏  
苦懇力辭者是豈因恤國事徒懷占便而然哉祇  
緣情踪危感不敢為放倒之計而每伏聞宵旰憂  
勤 丙枕靡安則雖在家食之日恒切焦迫之忱  
今承此 教區區一身之去就奚暇較量稍埃勅

謝恩後入侍

行之支過更圖處義之少伸亦不害為先公後私  
之道方欲拚棄廉防祇肅 恩命而見今夜色向  
闌禁局已閑謹當整衣齋沐待朝趨赴云矣敢啓  
答曰知道

十六日謝 恩後承 命入侍

傳曰大臣留待承 命入侍 上曰卿之引義太  
過分數而昨日疏語尤萬萬意外見今在謨國事  
之委滯何如而一味異讓此豈所望於卿者耶向  
聞卿之造席陳懇後果有體諒之心而誰有可為  
者耶揣量屢日不得已授卿矣至於左相尤無可



崔覲賜諡  
議

引之端公然擿捭至於晉命尤豈不慨然乎臣對  
曰左相初無深引之意每勉臣速出而緣臣持疑  
方在待命之中若有入侍之命似即入來矣上  
曰從當量教矣今日儒生殿講無試官卿既入來  
仍行考官之事可也仍命二十日次對進定於  
再明日

承命獻議

議曰曰禮曹覆啓贈列書崔覲賜諡當否有議大  
臣稟處之命矣崔覲私淑於先正之門遯跡於  
昏朝之時蔚為士林之尊慕屢被前席之推詡

雖謂當世之名臣未為過語茅念曰其例贈之秩  
特許節惠之典若非節義道學之為一世表準者  
恐難輕議臣之愚見如此伏惟上裁

十七日行備局坐起

是日備邊司啓曰曰永登前萬戶宋文佐子時澤  
上言其父為該鎮將時軍器修補典否奈軍價移  
作修補物力便否行閱該閫待其報來草記事  
批下矣即見統制使李漢昌兩報則以為宋文佐  
在任時軍器舟休自備典修補數文區別成冊上  
送而至於奈軍即進上青魚大口魚捉得之卒今

請宋時澤  
移法司法



若革除移其產賞以補軍器則數多奈軍無以責  
立勢將掣碍而文佐在鎮時存革間元無以此徃復  
本營之事云矣宋文佐在鎮時雖有軍器舟什自備  
修補者而以統營成冊觀之數既不多別無可褒之端  
今於歲月差久之後縱其子時澤稱以絰綸冒濫上  
言究其設心殊甚痛駭至於奈軍價之移補軍需不  
但革罷漁卒多有掣碍渠所謂受題該聞云有都是  
虛罔則其言雖藉奈軍之通寢其意寔在恩賞之希  
覬且此本事非屬四件則渠以軍門前仕之人何敢  
生猥屑之計乎上言內辭緣勿施宋時澤移法司科

治以為懲勵他人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八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身未布蕩滅之代及  
今磨鍊區劃然後當自均廳分送各處矣臣於日  
昨與有司諸堂相議則前此已有排定者雖使臣  
更費商量無出於此自尙堂別單書入待啓下分  
付該廳以為發閑取未分數充給之地何如 上  
曰左相之意何如左議政洪樂性曰俄者臣亦見  
之如是分排之外更無他道矣 上曰依為之徐  
命善曰洪忠水使李潤彬以其母病連呈辭狀而

洪忠水使母  
病政善



似聞情理果難察任云今姑改差何如 上曰依  
為之若念情理厥兄之在邊地者尤宜矜念慶興  
府使李潤春亦為改差並令今日改差出可也徐  
命善曰此聞城留守鄭昌聖狀啓也以為勅行贈  
給例用丁銀而近來絕種無處可買竊聞兵曹封  
不動丁銀殆過十萬兩云雖自地部取用都不過  
萬兩內外餘儲當為九萬兩就其中四千兩以本  
府買置天銀二千兩先為搜求如有用餘則還送  
本曹其未準之餘數姑待勅行之過去銀價之稍  
下鱗次賠補於貸下之數察為兩便之道請令廟

松善勅行  
用丁銀相換  
事

堂稟處矣勅行到府要在不遠而贈給銀子尚未  
措備松都事誠可悶慮兵曹所儲既有餘裕其在  
共濟之義合有推移之道但聞三千兩足可排用  
云依所請先送天銀二千兩搜去丁銀三千兩以  
為入用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慶  
尚左兵使李仁秀狀啓也以倭取漂來時機張縣  
監李景烈誤報之罪令廟堂稟處矣兩爭不過時  
刻所犯乃是眚災邊情雖重數通有獎姑為推考  
以警日後何如 上曰事關邊情罷黜可也徐命  
善曰此全羅水使李亨元狀啓也感陳本營關防

倭取漂報事  
機張倭罷  
黜

全羅水使狀啓



之緊重營樣之凋殘結有兩條所請其一論麗水五面之介在營府民多受弊之狀援據故事枚舉民情一依乙巳年已行之例移屬本營事也其一論本營放債之積久生弊不可支吾之狀萬兩則分數蕩減萬兩則收本償債其代以休番木一百同錢五千兩限十年許貸事也並今廟堂稟處為請麗水事或云當復原縣或云移屬旌罷可見不便之一端而春間順天人吳碩祖之上言也特命前道臣朴祐源論理回啓竟置勿施之科蓋土地民人之割此與彼本自重難而前道臣之見亦以

不可屬水營為言則今於該水使兩請有難輕許今姑置之蕩債事臣於辛丑年間曰嶺營蕩債事嘗以他道營閫視此為例復有所請則一切防塞嚴加重勘之意仰達蒙允至於出舉條申飭經過數年水閫之啓又如此若使有請必施給代不已則朝家財力將何以支當其在國體尤豈不屑越乎此一欸亦置之全羅水使李亨元從重推考何如 上曰左相之意何如洪樂性曰臣於閫外聞領相之言兩件事之不可輕許果如領相兩奏臣別無他見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方當寒節



南漢軍餉

稟處

金吾開坐不可不續續舉行而列義禁鄭一祥連  
赴都監勢難偷隙云委屬可問今姑許通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見今禮曹多有舉行之事  
而叅判李文源許久在外殊甚未安令政院各別  
催促使之不多日內上來察任何如 上曰依為  
之○同日備邊司啓曰曰守禦使鄭尚淳所啓南  
漢軍餉收捧事有更令廟堂叅考摠廳壬寅軍餉  
停退處分更為論理草記稟處之 命矣軍餉體  
重毋論新舊元無分數收捧之例而摠廳壬寅條  
全數停退之惠始自今秋 輦過之三邑遍及昨

年尤甚之諸處出自 特恩之事有難種種引例  
且南漢既是昨年之次之邑又非今年駐蹕之所  
則不可與摠廳所屬諸邑比而同之各年舊餉所  
當一例準捧而四萬二千餘石之一時徵督民力  
察有不逮之慮其在仰體 德意之道宜有別般  
對揚之舉癸卯條八千五百石零依數準捧壬寅  
停退與停捧條合二萬五十石零折半則收捧並  
與各年條而仍停以示朝家軫恤紓力之意何如  
答曰允又啓曰即曰原春監司徐鼎修狀啓有今  
日內回啓之 命矣取見其狀本則以為嶺東迤



閩東還穀  
停免軍丁  
變通事

戶還穀之停免軍丁闕額之填代平海外八邑分其優劣十分精抄則逃亡宗戶合為一千三百五戶所受各穀為三千四百六十石十四斗逃故軍額合為一千二百四十二名蓋此軍還逃故之數若蒙別殿變通之恩則子遺東民庶可支保八邑歉荒死亡相續軍籍空虛無可變通移來軍丁還送該邑一款更令廟堂稟旨分付尤甚四邑接濟之策當與該邑守宰商確講究後報備局請得畧干穀物亦自臣營從便措置或令該邑某条取辦量宜接濟計料面分等亦為開錄為辭矣蓋此事

曾回道臣之陳請已經本司之覆奏而既令道臣守令爛熳商確以聞則在朝家終始軫念之意不可無別殿變通之道逃亡戶一千三百五戶所受還各穀三千四百六十石零依前狀請還接間姑為停退逃故軍額一千二百四十二名道臣雖以還送該邑更為申請軍額之移來移去事甚重難不可以一經歉歲續續變改云者本司覆奏誠甚的當移送一款今姑置之身布之預先停免雖無其例如欲優恤流民不可膠守常例特令限明秋停免以開其還集之路其中終不得還集者及已物



故之代則漸次填充俾準本額至於尤甚邑接濟之策道臣既以講究後請得若干穀物為言留俟陳請更為稟處何如 荅曰允

二十日武臣殿講時入侍

殿講入侍司饗院都提調徐命善曰本院副提調既以正一品以下通獻差擬則監膳時與提調不無座次相妨之弊此後則提調副提調從資級陞降事分付該曹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一日入侍承 候

前夜景春殿行閣失火大臣閣臣入侍承 候

密啓疎忽事

折伯罷黜

二十五日內局入侍

政院啓曰藥房都提調徐命善提調徐有隣特湯劑來待矣 傳曰入侍承 命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密啓事體何等嚴秘而既不躬寫又不填時其所舉行已極疎忽而該做使當初稽緩之狀亦無請罪之事節節瞭然不可不謹責京畿監司李在協罷職方當支勅之時本道方伯有難暫曠政官牌招聞政差代待下批使之即為到界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坡州牧使李煜境內罪人關係何如而平日防守不嚴致使凶徒爛熳相通固

坡州牧使拿

問事



已萬萬痛駭而行止殊常之人既已捉得則在囚  
六日一不盤問者誠是意慮之外且已來告巡營  
封進密啓則事當姑留京師以俟處分而徑先還  
官節節妄錯坡州牧使李煜為先罷職令該府拿  
問嚴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麻田郡守  
崔吳介狀已報病勢稔劇勅行不遠出待無望而  
本道則以已報介之故不得狀罷該曹則以無長  
官之故不得出代目下舉行多有掣碍之端云麻  
田郡守介滿之代令次堂即為差出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謝恩使拜表在來月初三

麻田倅改差  
事

日故方物封裹以今月二十九日啓下矣謝恩使  
當於勅行入京後發行則拜表及方物封裹有難  
以前定日舉行姑待勅行消息更為推擇事分付  
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六日叅推鞠 承 命入侍○二十七日叅推  
鞠

罪人 揆明更招後刑問一次訊杖笞十五度停  
刑罪人鄭達源原情後典 揆明面質罪人 揆  
明更招後刑問二次訊杖笞十五度停刑罪人  
揆明與鄭達源面質罪人李東彬原情後典揆明

推鞠



面質李東彬刑問一次訊杖茅二十五度停刑罪人 揆明更招

二十八日叅推鞠

罪人之衡原情罪人東彬原情與 之衡面質揆明原情後與之衡面質罪人之衡刑問一次訊杖茅二十度停刑罪人之衡更招刑問二次訊杖茅十度停刑

二十九日叅推鞠

罪人之衡更招後刑問三次訊杖茅十五度停刑罪人之衡更招後與揆明面質罪人揆明更招後刑問三次訊杖茅十三度停刑罪人東彬更招後與之衡面質罪人之衡刑問四次訊杖茅十五度停刑罪人東彬更招後刑問二次訊杖茅二十度停刑罪人鄭達源更招

承 命入侍

傳曰推鞠進去承旨與委官入侍 命入侍

下詢獄情後 傳曰既問委官罪人鄭達源迷劣忒甚別無更問者放送事分付

十一月初二日曰雷異上劄陳戒仍請策免備忘記朝見雲觀之報去夜云有燁燁之光悽懼

因雷異上劄  
陳戒仍辭免



在中竟夕靡已俄又有殷殷之響乍起而止人或  
未必審信而分明是雷聲也以光以響兩夜示警  
有若諄諄然牖迷烏可不思所以仰謝之方溯考  
政院啓錄至月雷求言亦有一二可據之迹例况  
今陽至只隔旬日事關扶陽宜無所不用其極且  
究召災之由咎案在予自今日減膳三日仍令言  
責之臣許進箴砭之說自予袞躬闕遺以至時政  
得失俾各極言無諱遂即上劄曰伏以燁燁之光  
殷殷之聲乍發於一陽之月而子夜之來復未屆  
丙枕之警惧方切特減常膳庸寓自責之意旁招

謹言懋盡求助之道甚盛舉也臣未知三司之地  
有何對揚之嘉謨而倘 殿下常存此心愈久靡  
懈則所以格天而消災者又豈暇他求哉若臣之  
隱憂而深慮者則有之規模未立而時象有津洩  
之歎恬嬉成習而國事無擔着之人紀網非不泮  
勵而小大之蔑法依舊聽細非不恢弘而喑啞之  
難醫轉甚凡係可虞之端潛滋不言之中而此猶  
屬於薄物細故方今亂蓬之窩窟自在凶徒之孽  
芽相續懲討漸歸於寬緩義理漸就於晦塞駸駸  
然將至於莫可收拾之境雖以目下鞠情論之本



事究竟之前臣雖不敢索言而人心之誑惑陰謀  
之糾結苟求其由豈無所以鋤草當斷其根而反  
使滋長於庭除之間層火當徙其薪而反使移置  
於竊埃之下顧其勢安得不視若奇貨萃為淵藪  
哉然而 殿下過於仁恕惟恐或傷 殿下試思  
之公義私恩之輕重姑且勿論與其貽 宗社無  
窮之患曷若早絕禍根以鞏國勢哉臣之此言宗  
出於斷斷衷曲惟 殿下勿視以遇災陳戒之例  
談而穆然深思赫然改圖為臣之抗顏昇席諒非  
獲已披瀝危懇未蒙 體諒之恩怵迫 嚴命復

叨顛沛之地一世之唾點方且自恧庶續之寅亮  
又何暇論而尸居中書無所敵為仰累 聖朝勵  
庶之治俯添一身債事之罪日夕悚息若無所容  
仁天之警告適在是際策免故事雖似虛文觀凌  
玩占殆若為臣而發當此國家之多事又引私義  
之難強非不知有愧古人盡瘁之誠而其在應天  
以宗之政亦不敢洩忍漫漶重自陷於戲豫之科  
茲不得不冒將肝膈之懇猥瀆 崇巖之聽伏乞  
亟賜斥退改卜賢德以答天譴以全微諒千萬幸  
甚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召灾之端不一



書狀官改差

而足寔由予一人否德在卿何有劄陳諸条可見  
直救之意當體念卿須安心勿辭卽起視事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假注書金商  
兩來宣○傳曰三明日次對明日未會

初三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謝恩使拜表要在不  
遠而間曰書狀沈樂洙違牌坐罷至今不得行會  
同故凡百舉行多有窘速之慮云臣方欲仰請還  
付矣樂洙忽遭臺彈雖是徃役勢難行公搯捱之  
際使事可悶謝恩書狀官沈樂洙今姑改差其代

冬官私自用者

并罷職

令該曹口傳差出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濟州牧使嚴思晚經年瘡海病勢沈重連呈辭狀  
乞遞不已出自待從行將及瓜而身病又如此則  
有難強令察任今姑改差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  
命善曰回軍布給代事工曹封不動數支查考其  
用遺在則自乙酉厘正之後非無官用應下貢價  
增加者而大抵典守不嚴糜費煩多該曹事誠駭  
然矣年久之事今不可一一追理而其中私自用  
手帖給下隸之堂上其在懲勵之道宜有警飭之  
舉二十兩以上推考五十兩以上罷職已故者勿



中驥顯槐院  
調用

論從今以往一遵乙酉節目更勿撓改每於歲末以磨勘成冊報備局之意定式歲飭何如 上曰勿論多少私用則一也何必強加區別如是之際徒損國祿私用人並罷職已作故人勿論可也徐命善曰今番分館時申驥顯無一點當屬芸館云驥顯即故校理致謹之孫也致謹既故之後目一誣招名入臺啓夜即脫空給還職牒 昭晰之恩言塗人耳目驥顯之父琬其後小成至登 筵席到今驥顯有何一毫疵累而發軔之初遽遭污辱誠可駭歎聞其文學優長可合清塗之需用云如此

迨教時扈輦  
隊仍着草笠  
事

之人不可無擢拔之道及第申驥顯依槐院例調用事分付該曹主圈上博士不能審慎之罪不可置而勿論捧現告拿問嚴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禮曹叅判李文源所帶本職及厨院加出提調勅行時俱難行公云正如許連厨院加出提調金文淳以侍衛之任事勢相妨加出提調亦為減下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迨勅動駕時牽馬陪巨達等服色不可用黃衣故湖考前例無他可據臣意則以扈輦隊服色仍着草笠送勅後 還宮時則更用黃衣之制似好依此分付



陳謝方物依例  
措備事

海峽救需錢  
買米太稟処

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陳謝方物概行停止事曾有皇旨故去年謝行時別具咨文同為賚去畢竟呈納方物而回咨中又有副後不必備進之言矣皇旨既如是諄復則凡係陳謝方物不當循例入送而第伏念今番謝恩事躰自別方物恐不可不入送分付該曹依例措備何如 上曰依為之仍令文任別撰咨文入送可也徐命善曰卽見黃海兵使任崧報備局辭緣則以為本營勅需庫作銀条錢洽為一萬二千九百餘兩而銀價增加萬無搜買之勢以錢留置又有典守不嚴之弊

依己丑年例買得米太限三千餘石添付元穀逐年糶糶取耗作錢當其搜銀之時隨直取買不害為濶狹之一端云矣勅庫留儲之銀尚有數萬餘兩則目下所需姑不至苟簡買銀条之以錢留置徒為奸吏犯手之資見今銀價則騰踊未直則低下姑捨買銀先令買米次次添補以待銀價之少減似甚得宜且己丑作米之後不過十餘年耗作錢之數至於萬餘兩之多今亦倣此遵行必有成效依所報許施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卽見謝恩副使尹承烈所報則每年使行公用例以帽稅



使行公用不足

銀自西路許貸

事

北關交濟穀

置海倉平倉

稟處事

條賀銀持去而今年則濟上留儲無以充備依前以關西官銀準四千五百兩之數許貸為請矣問于詳官則濟府帽稅留儲之銀連作節行及別使公用之需所餘只是一千兩云在前如此之時多有官銀許貸之例謝行公用不足銀三千五百兩自西路推移貸送事分付關西道臣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咸鏡前監司李命植所啓以為北關交濟穀設置事監賑使則欲為盡數儲置於海倉而臣意則不必盡置海倉雖平倉若使穀品精宗二留一分如南關之為則雖值設賑可省轉

輸之勞邑邑所儲各至二萬石則十邑當為二十萬石 下詢在堂亟令施行南關交濟久置條或有移運時則例以本邑散在條充代方當捧糴之時劃即行會然後可無不及之歎云而有並令在堂稟處之 命矣北關交濟穀事前道臣分置平倉之論亦不無意見而茅念穀物名色自有輕重名以交濟別置海倉二留一分無或違越則守令益加畏慎倉吏不敢犯手南關之永久遵行不至生弊者良以此也今若渾入於還穀雜置於平倉則分留之際何以區別逋欠之患獨不及於此乎雖



云設賑則省其轉輸糶糶則便於受納而恐不無  
利少害多之慮依監賑使別單施行事分付南關  
久置奈事以本邑散在奈充代乃是應行之事例  
本道必當依此舉行而前道臣既有所奏自廟堂  
即為行會何如 上曰監賑使詳陳所見可也監  
賑使李在學曰交濟穀設置蓋為南北交濟之資  
故必置海倉法意有在而以其糶糶之不便渾置  
他倉半留半分無所區別殊非設置之本意且近  
來北關穀簿甚少若別置此穀於海倉定為二留  
一分之法則貯穀之道莫緊於此故臣之別單所

論蓋以此也前道臣捧留平倉之論固出於念民  
弊之意然北關交濟穀一邑所在多不過萬餘石  
就此一分其數又不多以其附近面分排糶糶必  
不至於大段難便今若渾置他倉與前無異則雖  
更立科奈恐無其效矣 上曰曾經北伯各陳所  
見可也禮曹判書鄭昌順曰名以交濟則捧留海  
倉事理當然而只因納糶之日冰雪道途運致甚  
難此所以為目下姑息之便有平倉捧留之議而  
論以大艱當置海倉矣 上曰曾經北兵使亦陳  
所見可也行副護軍李柱國曰交濟倉運納雖有



些少民糗三南失稔平倉捧置之穀移運之際其糗不  
些且有穀物渾雜不精之患捧留海倉恐合事宜矣行  
副司直徐有大曰設倉於海邊捧留交濟之穀法意有  
在而茅綠民情之難於水路遠輸或有糶糴於附近而  
之議此是目下姑息之計宗非當初創始之意捧留本  
邑恐合事宜矣 上曰久置奈事依為之北關交濟穀  
事更與前道伯及昨年監賑使爛商草記稟處可也

因工曹堂上譴罷事上劄自引

是日推鞠有命而余以名入於工曹堂上現告中引義不赴  
諸原任以原任之獨行推鞠為難聯名劄辭 荅曰

因工曹譴罷  
事上劄自引

原任之主鞠事為委官其例斑斑難以歷舉雖以  
今日所考出之近例言之丙子年親鞠時故相愈  
拓基以原任主鞠事推鞠時故相李宗城亦以原  
任為委官卿等之必欲推讓致使鞠事究竟漸遲  
何也况李判府事又是丙子鞠坐時問即伊時事想有  
領畧者又何固執至此時任大臣侍劄到即欲勉  
出勸令退赴卿等先為閑坐無使鞠事曠日淹滯  
仍 傳曰俄於原任大臣劄批以待卿等劄本到  
院勸即赴座為言而門限已屆尚無來劄但使原  
任獨賢未免苟簡卿等諒之事遣史官傳諭于領



左相兼春秋車亨衢書啓臣敬奉 聖諭馳往傳  
諭于南都薰陶防苧厯洞契議政府領議政徐命  
善所任處則以為臣朝者 進退之後畧搆短劄  
慙寫以待而原舉条未下之前遽先呈徹亦涉未  
安歸伏私次惶感俟勅而已卽者史官臨宣 聖  
諭以原任之獨賢至有苟簡之 教臣雖遇迷豈  
不知訊因躰重叅坐為急而同罪倖追晏然赴公  
有闕廡隅決難放倒 飭教之下未由祇承伏地  
震慄不知所達云矣敢啓 荅曰知道○劄曰伏  
以臣於工曹前後諸堂罷職之 命竊不勝惶慄

慄悚之至臣於年前待罪首堂亦不無帖給下隸  
之事其違越式例典諸堂初無異同而第以叅在  
大官特下勿捧傳旨之 教臣心慙感姑勿論其  
於國躰豈不萬萬苟簡乎茲敢略具短劄猥申同  
罰之請伏乞 亟命有司並勅臣罪俾朝家刑政  
毋致斑駁千萬幸甚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  
懇襲謬之失非卿一人昨日以前付之令前現告  
姑令勿捧卿須安心勿辭卽起視事仍 傳曰此  
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兼春秋車亨衢未宣  
初四日叅推鞠



罪人揆明刑問六次不服罪人之銜刑問七次不服罪人揆明之銜物故○以工曹堂上罷職現告傳曰先朝乙酉旣曰特教有定式事目而伊後堂上不勤典守致有今番大臣論勸之舉勿論私用官用名色數旣零星揆以國躰以此論勸不無屑越之歎然事關先朝定式諸堂違越之罪不可不勘故耳大臣亦在現告中陳劄引義此傳旨令姑勿施昨日以前付之令前此後一躰依事目遵行事申飭

上劄請寢罪人的處之命

請寢罪人的處之命

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洪樂性聯名劄曰伏以臣等即伏見傳教下者有罪人東彬減死烏配之命臣等竊以為不然也揆明之銜東彬三賊同居一村晝宵聚會酬酢凶言綢繆凶謀之狀畢露於揆明發告之凶書而及問東彬渠亦不能全然掩諱至以屢次叅聞納招則勿論揆明言之而東彬聞之東彬言之而揆明聞之其為爛熳同情則灼然無疑而揆明之銜之未及正法徑斃杖下已劫神人之憤願何可並典東彬遽施減死之典哉且東彬非但叅聞凶言而已既是渠輩中指目之人



北閩交濟穀分  
置平倉事

則之衡東彬均一凶魁推此可知而之衡則杖斃  
東彬則傅生尤為失刑之大哉伏乞 聖收成命  
仍令王府更加盤問明正典刑使亂逆知懼 王  
章狀伸不勝幸甚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等  
之懇處分宗有細量者卿等諒之卿等諒之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諸大臣處假注書韓  
興裕來宣○初六日備邊司啓曰因前咸鏡監司  
李命植所啓北閩交濟穀分置平倉事覆奏 批  
旨內有更典前北伯及昨年監賑使爛商草記稟  
處事 命下矣適值前道臣及昨年監賑使同赴

公在之時典之爛商則前道臣李命植以為北道  
交濟久置穀典他還穀絕然不同穀品精潔斗斛優  
原納糴時所入比他還既多受糶後聊活亦比他  
還倍勝今此北閩交濟之設倉既是初始若復專  
置海倉則各邑境內之距海稍遠處殆至百七八  
十里以百七十里之民受還納還為樂不些雖  
當歉歲受食之患不足以當其費若專屬距海不  
遠之面里則非所以均納時之苦徧分時之患也  
今若半置海倉半置平倉嚴立科条無致逋負又  
為別儲一倉無令相混於他穀雖當轉輸之時以



其半之在海倉者送之以其半之在平倉者用於  
本邑則可占兩便賑使之欲為盡留海倉者慮其  
穀色之相混虧欠之或生也以當禁察此弊而已  
何其使諸邑之民以遠納生究於初設之初守賑  
使之意亦不以此為不然而相與歸一矣云昨年  
監賑使李在學以為北閩交濟穀事前已詳陳於  
別單及日昨下詢時又與前道臣相議別無歧  
貳半留海倉半留平倉之論固為便糶糶之道而  
平倉本有元還新倉粹難初設其勢不得不與元  
還混置分留之際無以區別而妨奸宜令各邑就

道里平均處空其一倉以貯交濟穀之半數而所  
在元還則移置他倉毋致混雜之弊然一邑既設  
交濟兩倉則檢察之道易歸疎忽不可不嚴立科  
條二留一分必遵法式且交濟穀之適分一邑雖  
為其穀品斗量之與他有異而糶糶之道當視程  
途遠近何必膠守均分之規不念轉輸之弊乎若  
令最遠社受去則不免害多而利少此則令道臣  
分付各邑量宜定制俾無民弊似好云矣今則交  
濟穀之半置海倉半置平倉之論別無歧貳便歸  
停當而臣之愚見則交濟穀在前雖有名色若其



設倉措置則今始初出也立法之初務從審量然後可無日後生弊之慮糶糴之時遠民之憚於往來固可念也而混置之後倉吏之任其濶狹亦豈不可問乎其他節目間利害便否亦不可不極意商確毋使續續變改可矣更令時道臣往復於北關守令叅量民法從長論啓後指一票處何如  
荅曰雖以時道伯問議北關守令狀聞有此稟處而如是之際封倉已過且料事前伯勝於時伯曾經北伯及監賑使曾經北關守令再明日與大臣有司堂上入侍稟處可也

初八日承 命入侍

政院啓曰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洪稟性備局有司堂上徐有隣沈順之前咸鏡監司李命植徐有寧鄭昌順監賑使李在學與曾經守令依 下教來待矣 傳曰屢月之後今日始為稟處不可草草了當兵判曾經兵使同為入侍承 命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曰北道監賑使李在學別單覆啓有登對時指一票處之 命其一長坡設鎮事也臣於北路曾或一再往來而長坡形便未嘗目觀而足攝則利害便否雖未敢質言設邑設鎮之議

因北道監賑使  
李在學別單  
長坡設鎮事



其來已久今又監賑使之見如此果使關防絕疎  
虞之慮人民有耕鑿之樂則先設一鎮次茅陞邑  
稍依茂山之措置察合關土厚生之義而茅間虛  
項嶺有不由六鎮直出三甲之捷徑故中間防塞  
不許人往來云今若設鎮於長坡則許項嶺防塞  
之諾其將續通未知此諾之通塞果無足關係否  
此不可不更費深量且以設置時糜費言之茂山  
穀簿今既枵然其他區劃亦無着手遽然絰姑或  
不無財屈舉贏之歎臣之愚意勿論設鎮設邑恐  
難輕設博詢大臣諸臣而處之何如 上曰左相

之意何如左議政洪樂性曰臣於北關一路未嘗  
歷覽則有難只憑聞聽臆料仰對至於設置時糜  
費之難果如領相所奏此亦有不可輕易謀始者  
更遣解事人躬審形便爛商當否後處之似好矣  
上曰前道臣之意何如前咸鏡監司李命植曰臣  
於待罪北藩時細聞茂山地勢蓋兩邑交界處即  
虛項嶺也自甲而往茂則必有虛項一路然後方  
得散適茂山諸村里自茂往甲者亦必由虛項然  
後方抵甲之雲窰蓋是咽喉要害之地也虛項外  
有天坪內有豐坡皆是荒僻之所嚴或防禁往來



之人則不能無歲奸伏孽之慮欲為相察地勢請  
設一鎮於虛項嶺上而虛項之距長坡為七八十  
里人居未入雖欲募入又慮殺土非水沱石積置  
處而可合耕種之故言於其時北閩具明謙使之  
送人者審矣臣通歸遂未果矣虛項嶺如可合人  
居則置鎮於此嶺極為便當如不可居則姑置之  
長坡亦宜而臣典監賑使俱未目擊不過聞人傳  
說而已宜遣解事人一番往視而決之似好矣前  
咸鏡監司徐有寧曰長坡設鎮事臣亦有闕坊地  
畧略料其形便蓋虛項嶺外長坡近處仍為沿江

通行之地而居民絕無甚為虛踈設鎮之論果有  
意見而臣既不得躬審目覩則不敢以臆見仰對  
且虛項嶺通塞關係甚重必須諳鍊邊務之人亦  
使道帥臣詳審形便狀聞稟處似甚便當矣前咸  
鏡監司鄭昌順曰臣待罪北藩時北巡止於鏡城  
長坡形便未能詳知果如監賑使別單所奏則設  
鎮固好而賑使亦未詳躬履其地云若欲設鎮則  
亦當使解事人一番看審後可定其設鎮便否矣  
上曰監賑使之意何如監賑使李在學曰設鎮便  
宜已悉於別單中而臣之留茂山時詳聞邑倅之



言廣抹居民之議長坡雖未足踐形便無異日觀  
論其關防則茂甲間三百餘里廣濶之地決不可  
廢棄虛項嶺往來之路亦不當防禁設置鎮將仍  
前把守凖合重關阨嚴遠禁之道言其生理則長  
坡距本邑三山倉不過七十里而土品甚厚人居  
漸凋今若設鎮則民將不募而樂赴此非臣之臆  
料也前道臣則謂當設鎮於虛項嶺而此嶺距長  
坡又為七八十里捨長坡而設於嶺下則地既孤  
絕民難奠居宜先設鎮於長坡待其民居之繁盛  
限以虛項漸次開拓而又若以新設時糜費為慮

則革罷不緊鎮堡之在傍近者合以移設以作巨  
鎮恐合事宜矣 上曰曾經北兵使各陳意見可  
也前北兵使李柱國曰長坡已卯年臣待罪北兵  
使時形便雖未詳聞其時物議則大抵長坡在茂  
甲之間三百餘里之地土品膏沃沿邊人民願入  
者多種種流入於茂山云而其處間在虛項白頭  
之路可謂要衝三百餘里緊要之地至今等棄極  
甚疎虞若設鎮堡於其間則足為茂甲犄角之勢  
設置鎮將凖為重關防之道矣前北兵使李敬懋  
曰虛項長坡之間邑鎮設置之論其來已久而利



害便否未有的見故尚今日循博詢解事務之人  
適審形便條陳當否然後取舍恐好矣前北兵使  
具明謙曰臣庚子待罪北營時與其時道臣相  
長坡事而親禪典守令使之摘奸則自茂山至虛項乃  
為三百餘里其間空虛且與彼地連陸則關防大  
為踈虞今若設鎮防守與甲山相為犄角則事甚  
便好而待其民殷地闢如茂山之陞邑則事甚便  
宜矣 上曰有司堂上亦陳之可也有司堂上徐  
有隣曰臣既未詣北關形便雖未敢臆對而數百  
里土地空棄可惜且有茂山已例先為置鎮次議

達邑恐合事宜矣有司堂上沈瀕之曰臣於北關  
地理民情未能詳知雖不敢妄有措說而諸臣所  
奏既如此且有茂山已例先置鎮僅徐設邑似  
無妨也 上曰要之設鎮無損於公有裨於民則  
斷而行之固好而鎮將之革彼設此或別設一窠  
不但諸說不一設鎮基址不可不一審者審後決  
定者審之行典其自京下送莫若付之該道帥臣  
之為便况此帥臣頗解事務云待開春卽為進去  
看審形便其意見論理狀聞至於虛項嶺塞路當  
否領相既有所陳此一欵亦宜看審後決處一臆



長津堡僉使  
為邊地後在事  
廷奏

分付該帥臣處可也徐命善曰其一長津堡設邑  
事也此則與長坡有異民聚土壘設施有素設邑  
雖難遽設陞作僉使擇人以遣則逋逃之頑民可  
以威制西北之要路可以坐鎮建置時糜費亦不  
至於長坡之浩大從便區劃宜無其道依 判付  
下教以長津堡為僉使之窠而擇人之方邊地將  
勝依古羣山例用邊地履歷事分付而久勤邊將  
不必一一責報本窠自是巡營將校差送之窠而  
移作久勤亦且屬耳雖無此窠不足有損於久勤  
遷轉之時置之何如 上曰兵判之意何如兵曹

判書李在簡曰北路形便臣固未諳而以此別單  
觀之長津堡似非仍置之地設邑雖難輕設陞為  
僉使恐合事宜若其履歷邊地久勤窠相摸當否  
事係官制有不敢臆對矣 上曰曾經道帥臣亦  
為陳之可也李命植曰長津土地膏沃逋吏逃奴  
年年投入今則便為三千餘戶多而罪官府絕  
遠不法之事非義之舉殆同強吞弱肉而不能禁  
抑若不設邑而治之則其弊多端茂山之初設僉  
使蓋以募入之故慮有早寒不宜穀民不得莫居  
之患以為次茅設置之計而至於長津雖以目下



見在人戶足堪置邑但或以為此皆無法之民一  
若設邑以治之則必將復散云或以為既居樂土  
必不移去云此等事情皆宜詳探且察其地形之可  
設然後可設設邑矣鄭昌順曰長津之為一連藪  
誠如賑使之言而土俗犷悍王化不及所謂鎮將  
人微地賤至云鎮卒與鎮將平交相揖上下之分  
不明檢束之道難責雖不得遽設邑治今若陞為  
倉使履歷邊地之窠稍重其任另擇其人則好矣  
李柱國曰長津堡未知其形使之如何而曾聞北  
來人所傳之言則其所聚之人無非諸道連吏遊

奴自來頑悍所謂鎮將不過軍校差送者不以官  
長待之而至於別害在坡等邊將則以遞付之故  
知以為官長云以此推之設鎮將之不得行弭令  
可知人民所聚至於三千餘戶則設邑設鎮無所  
不可而設邑則粹難輕易遽設陞為履歷倉使窠  
自京差送事甚便好矣李敬懋曰長津堡果有民  
多難制之慮則陞為倉使以經倉中差出遞付京  
職一如神光別害之為則其為悍屨管束之方似  
勝於久勤別將而咸興地方不可為邊地階又無  
他邑鎮屬付之軍則亦不當為兼營將矣具明謙



曰長津堡未知其形便則不敢以若干所聞臆對  
矣 上曰監賑使亦陳之可也李在學曰長津設  
邑之設非但地形在要衝之路民戶為三千之多  
而已蓋以官府絕遠民俗悍犷成一逋逃之藪宗  
多憂慮之端其檢束之道莫如設邑事勢有所難  
便則先作僉使窠從後陞邑亦未為不可然鎮將  
之任只管鎮平而邑民則不管焉此又如是則殊  
非寢通之意直以三千餘戶盡屬本鎮而僉使為  
邊地履歷窠仍無營將擇人以送則治民之道似  
可得宜矣 上曰設邑猶屬次第事仍舊設鎮若其

差送之方不可不折衷衆議指一決定而訓將及  
曾經關西道帥臣南兵使俱未登造以今日舉條更為  
商量自本司以草記稟處可也徐命善曰其一端  
川設防營事也一嶺內外並置防營之難已悉於  
覆奏中謹依 判付下教稍改官方之道宜即講  
究而如欲更陞堂上窠則寢通未久銷刻有嫌且  
擇人之方不在於堂上堂下此後則如非曾經守  
令副正之人則勿以經僉初俸循例差遣事申飭  
銓曹何如 上曰兵判及曾經吏判各陳所見可  
也李命植曰以地利言之吉州是散地端川處在



兩嶺之內緩急可恃比吉州有勝而閩隘之阻據  
獨鎮與防禦不必懸殊但本府邑弊民心窳為難  
治雖陞為堂上窠堂上人亦未必曾為邑倅有穀  
績者若為防禦則其所擇擬必加於堂上窠臣之  
欲為防禦者亦以此也徐有隣曰既有吉州則一  
嶺之間不必更置防營而至於差遣之方陞為堂  
上窠未滿數年有難續續變改若以訓正差送則  
雖曰堂下地望亦足彈壓矣李在簡曰吉州端川  
既是一營內外今於端川不必又設防營而擇人  
之道若以訓正為準則反有數遠之弊未必有窠

別親騎衛設  
置事今姑置  
之

效惟在詮曹之另擇差遣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  
善曰其一別親騎衛設置事也此事前既許施至  
成節目而旋即拘掣不行雖謂之已試蔑效可也  
如欲依故兵使安宗奎之言就元額數中隨關代  
填則即今親騎衛中亦有出身者不必更待朝廷  
凌通一兵使足以措處如欲依前兵使徐有大之  
言元額外別設千名則保人何處得來賞木何以  
推移難便之端不一而足如欲依前監司趙瑗之  
言勿拘額數從自願許屬則不但無如許軍制自  
願者苟或踰千踰萬其將設千額萬額守此亦是



行不得之政且兵貴精不貴多別設之說臣未知其為得置之何如 上曰左相之意何如洪樂性曰前後道帥臣之設各自不同竊無從便區處之道且軍制亦不宜頻數變改仍舊貫何如 上曰前北伯次茅陳之可也李命植曰北路文籍不備親騎衛節目廣加搜覓終未得見槩聞初設時以四十五歲為限出身與曾經邊將者若在四十五歲之內則不拘填充云今尚依此為之不必更設以廣數額矣徐有寧曰出身閑遊宗為可惜量宜加設似甚無妨矣鄭昌順曰我國兵制北道親騎

衛最為精鍊北方之強耐寒耐饑外方軍役厭避為獎獨此親騎衛則人皆願入朔方健兒為國精兵團束固宜閑遊可惜加設額宗為便當但其給保區處之道講定規模然後可以行之矣 上曰曾經帥臣亦陳之可也李柱國曰北兵營親騎衛馬兵事前有所仰達矣馬兵則百般謀避如就死地故一有見窠其所充定者無非疲殘無依之類軍粧馬鞍無以辦備責徵於一族入屬馬兵見擯於隣里不欲與之婚嫁親騎衛則視若華頭有身手武藝者不得屬則以為羞恥無不樂赴人壯



馬健八路所無之精騎馬兵中限二哨裁額則保  
人與元軍合為五六百名親騎衛五百名加設給  
保馬兵二哨爰為親騎衛五哨裁彼疲瘡之軍增  
此精健之卒何拘於軍制爰通而不為守親騎衛  
四五百以出身為左親騎衛閑良為右親騎衛都  
試時出身優等邊將閑良優等直赴恐未知如何  
也李敬懋曰北關馬兵本自數少今若裁額則有  
違兵家馬步兼濟之制親騎衛額屬之類果或有  
弓馬之才不拘額數取才許屬則帥臣攔後將校  
恐不害為愈多益辦之道矣具明謙曰臣待罪北

營時已有所狀聞而馬兵有難支之勢一或有闕  
則人皆不願有軍額難充之弊親騎衛有取進之  
道一或有窳則衆皆勇赴有戎藝益勵之習然臣  
以為汰庸簡能兵家之勝籌若以馬兵謂之正兵  
而拘碍不革則將為用彼兵戎至於親騎衛則人  
壯馬健皆可為精兵則以此易彼軍制何病雖無  
馬兵親騎衛置之行陣之間一依馬兵例則不過  
為節目間事而已矣徐命善曰諸說既多參差軍  
制稱難爰通今姑置之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  
善曰其一交濟穀捧留海倉事也前道臣及監賑



使之訖始稍携貳卒乃歸一今則以半留海倉半  
留平倉為定而臣之愚見前已悉陳於草記中曾  
經道臣帥臣守令今皆登造 下詢處之何如  
上曰曾經道帥臣各陳意見可也鄭昌順曰交濟  
事日本儲海倉若置平倉則穀簿易紊轉運亦難  
臣於日昨以當依事目捧留海倉之意仰達今無  
容更訖矣徐有寧曰既為交濟儲穀則海倉捧留  
事固當然而第其中或有山峽遠社百里數百里  
納糴之民雪嶺冰嶺催督輸納宗為難便平海兩  
倉從其附近分排捧留恐似得宜矣李敬懋曰交

濟穀名自有意義捧納海倉恐合經道矣具明謹  
曰交濟穀既有交濟之名則移置海倉似涉便好  
與前禁將所陳無異同矣 上曰曾經北關守令  
各陳之可也前會寧府使李漢豐曰交濟穀之設  
置本意極其嚴重留置海倉固所當然而至若穀  
數甚多之邑則全數留置歛散於一倉者宗有貽  
獎海民之慮如此之處量其穀簿定數分置於平  
與海倉則事甚便好矣前鐘城府使姜五成曰臣  
待罪鐘城也略知交濟穀之事宗矣時儲海倉法  
意至重如值不時之需取其漕轉之便臣意則恒



留海倉其耗剩俾使附近民次次轉移在闔境為  
平糶糶之效於元穀有封不動之宗恐合事宜矣  
前吉州牧使卞至健曰吉州有四處海倉交濟穀  
隨時糶糶以為待歉歲移去之地則似無遠地受  
納之弊而窮民救濟之效矣前慶源府使李燁曰  
設置海倉專為儲置交濟之本意而海邊則民戶  
甚少許多還穀分給無路欲分給附近面里則中  
有泰嶺便限南北糶糶之際大為民弊小臣賤見  
半置海倉半置各倉似好矣前富寧府使李鉉重  
曰既是交濟穀則捧置海倉便好矣前明川府使

趙光鉉曰明川有海倉四處而交濟穀則捧置海  
倉便好矣前鏡城判官申禹相曰交濟穀設置之  
意本為南北轉移之地儲置允合事宜而以鏡城  
一邑言之則幅員廣大依山地面或有距海數百  
里之間還民往來極涉有弊且於水程雪路則恐  
有嶺塞之患小臣賤見則分置於平海兩倉似為  
便好矣 上曰既問曾經道伯及守令大觔別無  
參差之見名以交濟則不可不置置海倉至於民  
情事勢則不得不分置處依前伯言半留平倉半  
留海倉宗合兩便之政况北關置倉係是新初各

交濟穀半留平  
倉半留海倉事  
三式



次對

尹東暹權導  
鄭昌順經送之  
任並許進

司雍瓦出提調  
金魯鎮許進

項事例成出節目與此舉条下送該道以為自今  
遵行之地節目間難便之端使之從後報來後稟  
處可也

十一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當此講送頻開之時  
經筵不可不備貪而其中尹東暹權導俱是耆堂  
鄭昌順本職係是劇務多有相妨之時尹東暹權  
導鄭昌順所帶經筵之任並許遠何如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司雍院加出提調金魯鎮聞有情  
病勢難舉行云許遠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

錦營加分耗一  
千五百石劃給  
事送奏

曰洪忠監司沈豐之頃以營樣之凋殘支放之難  
繼報請今年加分耗中限三千石劃給故臣以此  
時畿湖之穀有難輕許之意題送矣即見其再牒  
則以為今當兩歲荐歛之餘營穀之流未未捧合  
為四萬三千餘石諸般雜費給代放料計無所出  
加分耗条典應分有間既是不常有之物依前所  
報特許區劃以為支用之地云矣本營事勢既至  
難支之境則勿論錢穀不可無推移區劃之道而  
湖西本無儲蓄賑穀一条外更無着手處道臣若  
是申請可知其萬不獲已也加分耗一千五百石



只今年取用事分付何如 上曰左相之意何如  
左議政洪樂性曰錦營營樣之凋獎曾所稔知存  
饑之餘支放之不足勢所必至加分耗典應分有  
間不可不酌量許施矣 上曰曾經洪忠監司各  
陳所見可也前監司徐有隣曰錦營營樣自來殘  
薄蕩債之後支放等節專賴若干營穀而兩年存  
歛未捧居多目下事勢則無惟其如是論報矣前  
監司沈瀾之曰營樣自來凋獎且經兩歲歉荒營  
穀多入於停退未捧之中而將士支放無他推移  
之道其勢誠悶然云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北兵營布木限  
三分二作米一分  
本色事依御將  
議施行

北兵營布木殖利事項日覆奏時臣以依監賑使  
所請均俵十邑之意仰達而有草記 稟處之  
命矣監賑使別單中布木數文以一百五十同為  
言故臣意亦以為數既不多均俵無妨云矣退而  
聞其實數則本營軍需布木合為一百九十八同  
養武布為一百同半行營軍需布木合為一百九  
十七同半養武布為七十一同半計其都數則幾  
至六百同以此分排於十邑則一邑所受將至六  
十同欲除營校之舊廢反貽邑民之新獎誠非軍  
民一視之政此則決不可為而其他矯救之策反



覆思量終不如頃日 遣教中作穀一畝之最為  
無獎北兵營坐在裡許營下事情必當詳悉六百  
同中幾同當為作穀幾同仍用本色作穀後幾石  
分置十邑幾石斂散便否利害一一論理 啓聞  
後更為稟處何如 上曰將臣之意何如劄鍊大  
將具善復曰臣未經北間與目擊有異以其布木  
之殖利各廳將校將至於難支之獎曾亦熟聞矣  
今若分給十邑其獎及於十邑之民實米之 聖  
教軫念民獎至矣盡矣限折半作米以省諸校之  
痼獎折半則實米取用於賞格則米木奚異更問

本道帥臣定數寢通事甚便好矣御營大將李柱  
國曰北兵營布木殖利事前有所仰達而行本營  
軍校宗難支堪至於蕩敗之境若以移給十邑則  
似可分獎而反貽於十邑無前之獎亦不可不念  
限三分二作米一分置之本色恐未知如何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長津柵設鎮事有更為收  
設草記稟處之 命矣諸設皆以為因其已設之  
鎮陞為僉使極其便當云重臣李性源處以私書  
往復則以為若使柵將得人雖不設邑亦復何妨  
而鎮堡事面大遜於郡邑懷綏政令又下於守宰

長津設鎮事  
更為稟處



一朝朔邑雖係重難而暫勞永遠窠合便宜云重  
臣此論果是經遠之謨而茂山建置時先設鎮堡  
次葺陞邑今亦依此例作為邊地僉使差送諸鍊  
事務人使之經理設施然後更為陞邑亦自未晚  
令兵判將臣得其可令人另擇差送至於久勤窠  
相搜處或云平南馬海蒜山三鎮中搜窠為好  
云而平南馬海則乃是宣薦遠兒窠相搜不便  
蒜山則既非邊地不過堂上武弁年限後差往之  
窠不甚閑緊以此相搜似好亦令兵判更與諸將  
臣相叡後日登對時稟處事分付何如 上曰將

臣之意何如訓練大將具善復曰長津柵即寧孟  
江界及三甲往來之捷路其閑隘之緊重莫過於  
此古之設鎮良以此也各邑逋吏叛奴及逃罪之  
類漸次聚集仍為奠居大抵土品肥沃亦有貂菴  
之利故元居者數少流入之民今為三四千而江  
界避役之類過半云今若設邑則安知無更散之  
慮姑陞僉使用邊地履歷則不飭而自可擇人使  
之撫摩則民無驚擾之患臣意則各道陞秩多有  
已例先試後褒通設邑亦未晚矣其代久勤窠則  
通付京職處似難擬叡海西之蒜山閑係不重而



海西有廳軍  
陪祀厘革事  
案處

惟在朝家之施措矣御營大將李杜國曰長津柵  
所聚之民無非無恒產之類以有不便之端則復  
散其勢必矣有履歷之人差送而設始之初則不  
可以專事威猛剛劾以老成者擇送使之撫摩安  
集使朝聚暮散之徒先知紀律名分其代久勤則  
遞付不可擬設海西蒜山則別無閑緊之處惟在  
朝家措置之如何矣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  
以海西有廳軍陪祀釐革事查問狀聞稟處之意  
覆啓分付矣即見黃海監司洪秉續狀啓則以為  
海州等十九邑陪祀之役以鄉吏書負資給糧馮

舉行而元無有廳軍責立之事鳳山等四邑則果  
有有廳軍陪行之例而其一視之道不可不厘  
革故一依他邑以鄉吏書負使之代行有廳軍則  
功勿復侵之意定式施行云矣四邑謬例道臣既  
已厘革自此一道之有廳軍庶可以均蒙惠澤  
成給完文永久遵行之意更加申飭何如上曰  
依為之上曰脩堂之尚未還差者為幾人手徐  
命善曰方帶例蕪堂上外當為還差者有李命植  
金魯鎮李在協徐有寧金履素徐有慶尹塾洪良  
浩金文淳鄭志儉矣上曰先從崇品數人還差



備堂還差三人

差使公作米

五年退限事

特為許施

為好其中李命植金魯鎮李在協還差可也○同日備邊司啓曰回東萊府使李頤祥裁列差使公作米退限之請更令任諱責諭事狀啓有令備堂詳考許施年条及前例草記事 命下矣考見本司謄錄則公作米五年退限始自順治庚子便成前例雖以近例言之己丑甲午己亥始則責諭未乃許施今去己亥又滿五年之限差使出來之後不欲空還事勢無怪其在綏遠之政恐不必一向靳持限五年特為許施此後勿復更請事嚴加責諭之意分付何如 答曰特為許施之意分付萊

因訓將上疏回  
啟事稟處

江都春秋都試  
及賞試射依松  
都例設行事

伯處可也○又啓曰以訓練大將具善復上疏再  
次回啓 判付內有即以草記據稟稟處之 命  
矣蓋此回啓本意惟在於不改舊規期有稟效而  
遣辭之間不能別白下字之際不能照檢致勤  
下教其在事躰極為未安當該回啓有司堂上從  
重推考臣等亦有不察之失誠不勝惶恐而武臣  
應講之書既是武經七書勸課之政亦有成規則  
今雖別設要不出此別設一款置之何如 答曰允  
○十七日備邊司啓曰回江華留守嚴瑋春秋都  
試及賞試射依松都例設行事令備堂稟處狀啓



傳曰本府武士懸望之心不可不慰在堂今日內  
草記稟處事 命下矣松都沁都均是保障而緩急之  
重沁都尤有異焉者果如守臣所論松都則併設  
春秋沁都則獨行一次松都則都試後有賞試射  
沁都則只有都試而無賞試射未知中間緣何傳  
廢有此班駁之歎而今此 聖教特出於慰悅武  
士成就才藝之 德意其在對揚之道豈無激勸  
之方本府壯義旅別抄等每年春秋都試依元節  
日設行都試後賞試射亦依松都例設行而閑良  
之直赴出身之加資出身堂嘉善吏奴營屬各廳

軍官軍兵等各技試取分等施賞一應事例徃復  
松都成節目報本司磨鍊啓下後明春為始舉行  
事分付守臣處何如 答曰允今年已行一次都  
試則此屬之春等而秋等則歲前設行以慰軍校  
企待之情事分付各項軍校吏奴等賞試射事目  
亦令歲前修啓待開春即為設行事一躰分付可  
也

二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向來別薦三人中李  
海愚李堯憲已除內乘宣傳官而趙文彥以放即



別薦出身趙  
文彥陞六調  
用事

登科之故尚未區處矣渠以忠簡公趙聖復之孫  
曾經齋即教官地處履歷合有甄拔之政出身趙  
文彥令該曹陞六調用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  
善曰勅行入京期日迫頭宴禮習儀自今連續舉  
行然後可無臨時踈漏之患而檢舉提調沈頤之  
方在罷散中其代不可不即速差出而付之生手  
亦涉可悶矣 上曰不過一時飭勵前提調沈頤  
之叙用仍任可也徐命善曰其時同罪人亦多有  
之矣 上曰一躰叙用可也徐命善曰前大司憲  
沈頤之既有叙用之 命見今有司堂上無故行

沈頤之有司堂

上還善

李明植嶺南徐

有隣湖南沈頤

之湖西徐有防海

西蔡弘履關東句

管差下

鄭一祥貢市善

在協堤堰堂上善

津試方書考勅

津長而鄭公

許進

公者只有一人沈頤之還差備堂仍察有目之任何  
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備堂中兼管諸任久  
未備負行工曹判書李命植嶺南句管知中樞府  
事徐有隣湖南句管前大司憲沈頤之湖西句管  
行左承旨徐有防海西句管行副司直蔡弘履關  
東句管堂上差下行戶曹判書鄭一祥貢市堂上  
仁陵君李在協堤堰堂上差下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今年陞補不過三秋而止方當歲末  
不可不陞續舉行而聞大司成閔鍾顯病勢固難  
行公云許進何如 上曰雖欲久任病勢既云如



內乘李運春  
備即相換

此姑令許通前望車子入之待下批牌招使之自  
明日舉行年前日諫長陳達陞試既命逐朔設行  
若諭當朔則當設泮長自政院直捧禁推傳旨亦  
有定式近年以來此規無端廢却後復若此掩置  
之承宣當別樣嚴處以此中飭可也徐命善曰內  
乘李運春 特教許暇帶職還鄉振拔嶺人慰悅  
避方之 聖意孰不聳感茅今殿最不遠勢難及  
期還任云不行褒貶之職惟備邊即一窠為然以  
此相揆似或便當禁軍定式之後雖難循例啓下  
方帶內乘之人造稟揆差則恐無可妨故敢此仰

御時李柱國勅行  
時多有檢傷之事  
並帶捕將今許  
通  
內醫李文載送  
將之任改差

達矣 上曰依為之因此思之向來諸備即汰去之  
後皆以宗職差代或慮有叅下準翔人故也叅下積任  
者果然有三人云備即汰去分揀可也徐命善曰分  
揀備即為六負而一窠用內乘相揆當為見編成道  
種既有宗職此人勿論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  
曰御管大將李柱國勅行入來時郊館多有檢傷之  
事並帶捕將不無相妨之端捕將之任今姑許通何  
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內醫李文載蒙 恩授  
緡島僉使已過一年內醫之除拜遠地邊將者或有  
畿內相揆之例或有還屬本院之例李文載邊將之



任改差何如上曰改差可也臨罷 上命內局都提  
調提調姑勿退去都承旨持湯劑入侍都承旨宋載經  
奉湯劑退入 上進御後謂賤臣曰彼承宣之在銓也  
能躰予䟽蕩之意政法之間務主恢拓予甚貴之矣賤  
臣對曰彼承宣之政事臣則不知其為好矣 上曰何  
謂也臣對曰凡䟽通之政自多界限有斷棄平生  
者有限年枳塞者有暫示規警者就其中斟酌輕  
重較量先後必以無關於隄防者漸次收拾然後  
方可以平物情而振淹滯彼承宣之所謂䟽通則  
不然勿論所犯之淺深惟以檢舉廢枳之人作一

能事東西南北俱收並蓄而堤防亦不無因此毀  
壞之慮其為世道之憂容有極乎都承旨宋載經  
曰近來枳塞之類未必皆公訟之僉同叔司之律  
並及於姻族連累之舉至逮於親知或曰一人之  
私見遽停一望則互相齟不復檢擿臣之所重  
通略而人亦豈必公訟之所當枳者乎臣見浙然  
如此故不顧是非決意䟽蕩矣臣又曰彼承宣之  
言亦不成說苟以一人之私見輕枳不當枳者則  
伊浚為詮官者豈必隨人俯仰耶且勿論重通與  
新通凡係通擿之屬堂下則必待判堂與銓郎堂



謝恩使方物  
唐鍊事

上則必待列堂典叅議者政例則然而今以一亞  
銓不顧僚堂僚郎之備與否恣意重通於獨政  
之時此案前所未有之事所通之當否姑捨是三  
百年銓法亦恐壞盡無餘矣○同日備邊司啓曰  
傳曰今番勅行有格外賞物來頭謝恩使以別具  
表咨及方物入送之意雖有下教昨日禮曹單子  
循例啓下未及詳閱矣今又取來見之方物只一  
度揆以事面似涉如何勅行費來者即東宮元賞  
物也別賞物也元賞物謝恩則本方物足矣別賞  
物謝恩則加送方物亦為酬答之資而此外又有

玉如意緞繡等賞物此當親受者係是格外無前  
之舉自當別構謝表然則有表無方物殊非稱謝  
之本意三起紙地一時辨出以今經費在所難慎  
彼中恩禮若是其備至我國所以待之之方亦豈  
可草草其在厚往薄來之義一起方物不必慳惜  
此意在堂知悉問于該曹叅量事勢論理草記稟  
處昨日啓下單子還入留中待草記批下更自該  
曹磨鍊啓下事分付事 命下矣今番勅行所費  
來賞物 東宮有元別兩度 大段又有別例此  
是格外無前之舉宜有別服稱謝之道而第伏念



東宮稱謝之語同入於 大殿表咨中則 大殿  
稱謝似不必別具各表雖以方物言之紙地留儲  
問于該曹則日前之 命下別方物量可措備而  
猶未盡捧今若更具一起則宗無及期辦出之道  
云事勢既如此則以二起方物入送恐為便當之  
意敢啓 荅曰曹儲雖曰不敷二千卷紙地寧有  
不能及期辦出之理為此紙地一事有表無方物  
事面極為苟簡且以躰例言之雖於尋常使行元  
賞物外使臣處或有別給之時則前皆別遣謝使  
况東宮賞物之別給乎本司之不念事躰之莫重

邦慶之無前只念該曹些少弊端如是回啓殊不  
知為妥當以別給賞物雖送別使有何不可方物  
以三起舉行萬一該曹又復稱托限內不得準備  
當該堂即難免重勘以此嚴飭可也

二十五日因沈煥之疏上劄自引

二十一日燕稱善沈煥之疏曰伏以 王世子邸  
下正承景命定位貳極肇開養德之閣仍置侍講  
之官夫侍講者所以勸讀書也讀書者所貴乎窮  
理而窮理者所以辨善惡而正好惡也善惡卡而好  
惡正則誠正之功至以治平之基立矣夫以二帝

因沈煥之疏上  
劄自引



三王之盛德大業其學則皆本乎是而臯夔伊呂  
之臣所贊者亦惟是學耳願是官之設其責不亦  
重而其選何以輕歟愚臣竊以為明乎性理而發乎  
德行者是山林之事也不可以虛設職名首當勤  
其禮而徠之也主乎經傳而善為說辭者是文學  
之士也不可以徒煩除旨亦宜揀其人而授之也  
嗚呼國業之鞏久世道之休明宗基於王世子  
向學入德之初而世子學問之正德業之脩又  
稟係於侍講之臣之得其人也然人則有陰陽邪  
正之不同道正而陽曰君子也邪而陰曰小人也

雖以山林文學著名于世者亦不能無是矣此則  
臣又敢望 殿下之慎于始而貽之以好惡之正  
君子耶親之小人耶遠之也至若臣之庸碌無似  
是所謂進不得為君子退不得為小人者耳敢自  
備於是官若將資啓睿學而裨輔睿德乎其不敢  
當而必辭之義不待臣之自言而伏惟 聖明已  
俯燭無餘矣况伏念臣嚮於罪廢之餘遽叨 恩  
除敢冒鈇鉞之誅為暴肝膈之蘊而又承 恩批  
猥被雨露之私更無溝壑之憾矣仍遂出謝除命  
粗伸區區犬馬之忱而若會黃綠荃塗則非私義



之所敢安也仍值 璿源譜略陪進之時曰一賤  
臣事屢致瀆撓 宸嚴之下卽是臣死罪也當此  
之時臣雖冥迷豈敢望聖度之天大不加重誅而  
反施之薄勘乎於是歸伏田畝北望雲天益功塵  
刹之願而罔知報效之所矣日月未幾被蒙 敕  
命又伏奉 諭旨下者以臣復為 東宮侍講之  
官仍趣乘駟趨命為噫臣受國之 恩固丘山矣  
負國之罪亦丘山矣今 殿下繼不終棄臣而甄  
錄如舊使之得自收於桑榆然臣何敢憑恃 寵  
靈遂欲彈冠拂裾進而翱翔於清朝之通列重負

國家之 恩而自增其罪乎雖該司之庶職猶然  
况 東宮之講官乎况於臣之本無學識不能於  
文辭乎又况於臣之自來情地之外別有一段危  
感難安之義乎臣之尚者一疏所陳者當時事狀  
也所暴者平生情案也只冀 聖明之垂諒而已  
曷嘗有意觸激於揆席之上哉譬之若虛舟之遇  
風不自禁駕奔浪而激乎物也豈謂以常人褊心  
之所不怒而大臣雅量之反不怒耶竊觀大臣疏  
語則其肯綮之處蓋映帶臣疏比諸臺閣之彈論  
至謂之欲售汚鱗之計噫大臣於此若推平心應



物之義其語必須如是乎臣疏之所舉徐命膺事  
不過槩言其數段粗跡之塗人耳目者耳若指此  
而謂貽害大臣則亦疑怒太甚矣夫國家之所以  
全宥徐命膺者蓋以其第之尺疏為有扶義理  
衛宗社之功也臣意則不欲極論命膺者亦為  
大臣之有是樹立故身噫大臣以軀國之心盡諒  
于是也臣誠欲大臣益恢雅量敵為事業之間平  
物情而協朝象懋歸極於王道之無黨無偏蕩蕩  
平平則其重卜之相業其將與其已所樹立之偉  
節垂之無窮而國事之幸世道之幸也臣雖執耒

田間喜聞龍驤千駟整維楫而御順風也○二十  
四日 荅曰省疏具悉疏語殊多莫曉抉摘不但  
止於重臣一人爾言果出忠告此大臣若無當日  
樹立則必不致此難處爾獨不愛明義一部耶非  
不欲明示好惡大臣聞方自引為便大臣之心姑  
不叢勘矣是日余遂上劄曰伏以臣伏見蕪蕪善  
沈煖之疏本所以侵斥臣嘲侮臣不有餘力噫煖  
之之斷斷於臣良亦支離而臣之啾啾於煖之反  
涉疲惱尚典之說往說來犯古人無辨之戒哉惟  
是辱人之父兄望人之恕諒人情天理之所必無



惜乎燬之之駟不及舌也雖然燬之何足言此亦臣之所自取臣之積忤於世久矣臣以綿薄之力敢恃委毗之眷區區秉執無出於為國家辨忠逆進而入告于前席則曰懲討不可不嚴也退而交勉于知舊則曰隄防不可不固也所守一說九死靡悔而志拙心勞成效迫然畢竟人心世道曾不知絲毫裨益但見羣怨昇沸衆鎬叢集上煩聖慈援掖之憂下添身家污蔑之端而止耳每中夜默念未始不盡然自傷祇有及今決去避遠賊機為可以稍息方生之疑怒仰答曲保之德意而其

於靖朝象鎮物情亦未必無以補矣且臣私心之所嘗隱痛者有之臣兄之得奉朝請凡幾年于茲脫從風波是非久絕於耳邊謝跡簪紳恩怨無關於心內非獨臣兄之屏棄世事雖前日之仇仇不捨者亦已相忘於江湖而奈緣臣之不能媿媿於人致使白首已退之兄姓名尚騰於章奏臣將重得罪於孝友君子而又復何心苟據睚眦之場自速忌嫉之來我方當容使通止接應勢如一日虛糜大妨公私茲不得不疾聲籲天冀垂鉢諒伏乞聖明亟削臣本兼諸任仍治臣前後僨誤之罪以幸



國事以快人心不勝幸甚取進止 荅曰省劄具  
悉卿懇昨於沈煊之之疏批略示予不概之意卿  
想見之方欲以從近造朝之意敷勉于卿此際卿  
劄踵至情懇備至予於此有一語可復者卿試思  
之卿之地處何如卿之樹立何如以卿擔負事關  
卿家人必愛護顧惜之不暇而今乃不然每以重  
臣一事為卿家吹瓦之資孰料卿之今日朝廷遭  
此難處耶卿之平日講磨只是鞠躬盡瘁四箇字則  
卿之一身尚非卿所有况非卿一人事耶此等處  
義卿必有默諒于中而復此申及至若目下引入

之非時猶屬茅二件事此不更煩卿須即起視事  
聽予面諭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議  
政假注書李德鉉來宣

二十六日遣史官敦諭

傳曰卿之處義昨目劄批略有申及者予意卿想  
諒悉之矣大抵沈煊之一疏再疏必欲甘心於  
卿家並與卿撐天巨宇之大樹立而有無限持美  
之意此其故何耶非不欲痛斥嚴勘以為明好惡  
息浮囂之道而向年以來章疏之間似此口氣厥  
惟久矣乘機逞憾不獨煊之一人且遣辭下語與

敦諭



李義弼尹得孚輩差間所以姑且寘之勿問非所  
惜於煨之蓋有秋間與卿酬酢故身世之不識予  
本意者倘不以予之所以慰藉而庇護之者謂或  
勤於前而忽於後耶苟使然矣世道之憂容有既  
乎萬有一卿以事闕父兄義難晏然為深引之端  
則是卿適所以自輕而取侮也以卿風量當不  
此顧今時虞孔艱朝象多乖偶曰平地風浪卿又  
引入則彌綸之責將無所倚昇寧有是也固料卿  
不日造朝而或慮夫未遽幡然呼燭數行更此諄  
碩卿須諒之卿須諒之來叅明日習儀仍與有司

附奏

堂上登對事遣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假注書朴著壽  
書啓臣敬奉 聖諭馳往傳諭于南郡薰陶坊亭  
廛洞契領議政徐命善所住處則以為即者入侍  
史官臨宣 聖諭於夜漏既深之後十行綸綍鄭  
重隆渥所以慰勉而開晚之者無異慈父之詔赤  
子臣奉讀以還感淚交頤臣於沈煨之之言苟有  
深引之意向來初疏豈可無一辭對辨而今反不  
顧分義徒循情私重煩 中朝之酬應哉誠以煨  
之今番之疏宗曰臣相職辭疏中一句語而發則  
是乃緣臣之故辱及臣兄且其譏嘲臣身猶屬餘



事凌逼臣兄愈往愈甚臣若強諉之陳談自處以  
雅量恬然供仕殆同無故則非但大壞廉防亦且  
有傷倫理此臣所以昨奉 聖批不敢為遷然祇  
承之訃者也今茲 恩教若是曠絕臣於此如或  
更事遲徊大非臣從前去就一聽造化之義謹當  
他不暇願待朝趨造訴陳衷情於文陛之下云矣  
敢啓 荅曰知道

二十七日承 命入侍

政院啓曰領議政徐命善備局有司堂上徐有隣  
沈頤之依 下教來待矣 傳曰入侍○二十九

日前應教李魯春疏曰伏以臣庸愚陋迷百不猶  
人性既拙劣跡甚孤崎朝絕攀援牆壁無依自知  
冥摘之行終致顛沛之患早夜憂懼不遑暇寐量  
能度分何敢一日冒據於三司之任而數年通班  
一味遵仍者特以我 聖上天地於臣父母於臣  
雨露之 恩玉成微物照濡之私若偏臣身臣感  
激銘鏤不知死所竊庶幾殫竭駕鈍以效消埃之  
萬一臣之所仰恃者惟我 殿下而已臣之所自  
信者惟臣一箇心而已嗚呼獨立不惧邇世无門  
即臣先祖臣植平生所守而謹拙規模即臣家法



臣雖不肖不能繼先祖獨立之操若其謹拙之風  
庶幾不墜蓋以天性然也是以屢叨經幄未敢出  
一言論一事仰責治猷况可以惹鬧喜事推波助  
瀾乎只緣臣見理不明立心不確乃於羣咻衆嚇  
之際隨衆動勑過斥言官自犯妄率之誅何幸乞  
荒之德廣大如天薄寬於宥 恩叙結降臣歸與  
老父老母相對感泣擯祝私默訟愆尤願何敢  
更劇周行厚招譏謗以自底狼狽也哉茅臣區區  
衷悃不可不一暴於 明鑑之下臣若徒知瀆擾  
之是惧嫌其前後之矛盾而終始泯默則是自欺

其心而竟歸於文過遂非之科雖以我 聖上日  
月之明其何以洞燭臣心乎臣之向來劄語中臺  
臣擬律之一段極其狂妄臣於其時未見臺疏之  
原本只憑時說之峻攻倉卒惶惴辭不擇發此豈  
臣本心哉夫臺閣者與大臣相可否而以臺臣而  
規大臣職耳設或言者過中國當優容之不暇矧  
彼臺臣不過就事論事又况 殿下寬仁聖智樂  
聞諫諍其於大臣尤所優禮此正古人所謂諫人  
主則易諫大臣則難也伊時 聖上處分雖出敬  
大臣之義在廷臣伸救言官不害為 清朝之義



事而乃反擯棄斥逐惟恐殺罪之不嚴擬律之或  
輕迂訥紛紜靡然從風人心誑惑法若驚濤畢竟  
臣劄之擬律過當亦為一種時訥之所懲忠威背  
其果孰主張是耶臣擊遠之後得見臺臣原本始  
覺臣言之乖當驚惶愧慙投舌何及抑臣又有可  
自悼者今之所謂主張時訥者鉗勒一世好惡惟  
私嗜嗜背憎遂成伎倆苟有自好而稍嚴時套者  
則必因事會波盪之際擠之於罔測之穽瞬息之  
間人鬼立判 殿下將何以悲燭其情狀乎臣嘗  
欲歛迹滌遠避賊機而末乃見誤於流輩遂至

孤負其本心不待識者之言而自知謬妄之罪無  
所逃矣此莫非臣昏謬顛錯處身昧方入於昇殿  
而莫之省也臣竊自取尚誰尤怨思之及此不勝  
慄慄不但臣身之狼狽其為世道之憂容有極哉  
臣之耿耿此心急於自明按注不得不顧官職之  
有無茲敢披瀝腔血仰瀆 崇嚴臣罪至此尤增  
萬殞臣治疏呈于喉院則謂以前啣自引有違格  
例退却不捧臣於此竊不勝訝惑之至凡臣子之  
有情竊可暴者無論前啣時任舉皆陳暴已例班  
班今此喉院之固執未知有何別般意思於其間



乎臣雖疲劣亦嘗忝居於三司之列豈可以官職  
有無若是其惟意阻撻乎然則臣心將無可暴之  
日矣豈有如許事理哉臣於喉院不勝慨惋茲又  
冒死陳願伏乞 聖上諒臣自訟之忱治臣瀆撓  
之罪千萬幸甚疏入右副承旨洪仁浩陳疏經出  
傳曰前應教李魯春上疏入之以前應教李魯春  
上疏 傳曰前疏既非本心今疏果出本心乎前  
後造席已知渠莫詬無主見而其手段之左右捍  
闢情態之朝夕變幻者猶不料如是其無忌憚自  
此隄防漸壞義理愈晦世道之憂尚何言哉姑不

處分意有在矣原疏還給以右副承旨洪仁浩上  
疏 傳曰勿論旨意之如何前啣三司自引之疏  
豈可捧入曰渠侵斥陳疏徑出不已疲軟之甚乎  
此上疏還給即為牌抬入直

三十日承 命獻啟

以勅行排站事有叔啟之 命臣獻啟曰鳳山之  
止宿彼雖不以為拘有此云云在我誠信接對之  
道恐不可不挽止且以惹秀劔水黃州為止宿之  
站則雖不止宿於鳳山亦無越站之弊依此曉諭  
事甚便當矣

勅行排站事  
獻議



以勅行別迎慰  
使出去

十二月初一日以勅使別迎慰使出往弘濟院  
是日吏曹判書金鍾秀疏曰云云抑臣得伏見大  
司憲李亨達疏本則其威獎沈樂洙而請罪俞岳  
柱之際忽地撥及臣名有若臣與沈樂洙報氣相  
應者然噫嘻真所謂無不有也臣命逢奇險與世  
作仇曲蒙 先大王繫我 聖上至仁大德式至  
今保有縷喘畏約無窮時屏退以來庶幾世亦忘  
臣宣意垂死之年又被其空中閃弄一至於此我  
撫念身世只益悲憐噫臣與樂洙心術言說之如  
冰炭燕越 聖明之所洞燭也樂洙之繼臣不繼

臣公眼見之神天知之臣何必素言於其間哉雖  
然人既言臣臣若能默而受之則為恥滋大茲不  
得不言并冀垂察焉 答曰尾陳引義數句語卿  
何不稱量下字耶大抵沈樂洙疏之混說資各子嘗  
非之卿亦攻之而前都憲疏中威獎卿庚子春樹  
立而卿並與此所秉之義理而恥與比同者看之  
屢回不覺矍然素知卿悃悞無華不擇辭鋒執跡  
之論孰諒卿本心耶

初二日勅使迎慰後入來承 命入侍  
傳曰領議政入侍○同日備邊司啓曰明日迎勅

勅使迎慰後入  
來承命入侍



迎勅動駕  
時訓符齊備  
進去中軍代領  
隨駕事

轎前入侍時  
因李魯春具  
枷扭嚴囚之  
命時原任大臣  
晉命金吾

動駕時訓練都監當為隨 駕而兼大將李柱國  
郊館進去在前如此之時或有中軍代領之例或  
有他大將無領之例今者則何以為之手敢啓

答曰姑令中軍代領可也

初三日隨 駕詣慕華館迎勅○初四日隨 駕詣

館所○時原任大臣晉 命金吾

是日 大駕自館所還宮時時原任大臣入侍轎前  
上命李魯春具枷扭嚴囚仍以世道之至此多下  
嚴教諸大臣相率逆退晉命金吾政院啓曰即者  
設政府錄事未言領設政徐命善左設政洪樂性

不忠無狀罪合萬戮走伏金吾恭瑛嚴誅云仍納  
命召何以為之敢稟又啓曰即者敦寧府錄事未  
言領敦寧鄭存謙不忠無狀罪合萬戮走伏金吾  
恭瑛嚴誅云係是大臣去就敢啓又啓曰即者中  
樞府錄事未言列府事李福源金煜不忠無狀罪  
合萬戮走伏金吾恭瑛嚴誅云係是大臣去就敢啓  
又啓曰即者禁府都事未言領設政徐命善左設  
政洪樂性領敦寧鄭存謙列府事李福源金煜今  
方待命於金吾門外云係是大臣去就敢啓又啓  
曰即者中樞府錄事未言領府事金尚誌罪合萬



死不敢偃息走伏金吾恭候 嚴誅云係是大臣  
去就敢啓又啓曰卽者禁府都事來言領府事金  
尚詰今方待命於金吾門外係是大臣去就敢啓  
傳曰今日朝廷存乎亡乎主辱臣死雖難責之於  
今日朝廷而窮天極地通古亘今有天地有君臣  
以來所未有之夏賊出而倫彛絕矣綱常斁矣予  
雖以世豈有二夏賊為教大小廷臣孰果挺身沫  
血窮探極覈者乎年前相老孝任之凶言自叅鞠  
諸臣下至衛士猶能手以磔之况夏賊十倍於孝  
任而朝廷之所以處之者反又十倍不及何也大

抵夏賊之凶言究其本專由乙酉凶賊自是厥後  
予必欲大奮勵大懲創以扶既絕之倫彛以樹既  
斁之倫綱此非一朝一夕之所可辦惟其急務莫  
先於先明明義錄大義理是以秋冬以來用人也注  
措也一功以擔當義理之人處之廊廟銓衡之任所  
望者闡明明義錄義理使朝廷之元氣完固然後始  
可言懲討之政故耳上之所以欺勉不但若此下  
之所以對揚亦當如是予嘗拭目而待之所謂擔  
當義理之人與義理一反之訐謔之地雖欲保合  
勢不相敵可謂末如之何轉輾至于近日朝著文



象角勝國是打成一片此之不已流弊將見明義  
錄大義攻之者為國邊扶之者為賊邊天下寧有  
是耶此特指文象也今日朝廷若有君綱臣分縱  
使明義錄義理不能寧心闡明如李魯春之沒知  
沒覺莫詒不省事者猶且翻轉化身投疏乞活稱  
之以自明渠疏中所謂臺臣雖不斥言姓名遣辭  
下語足可領會當初律名之襯當與否姑捨是此  
人即夏賊居銓時首發通擬之人也大抵所謂臺  
臣謂之夏賊之同情則容或過也今日朝臣若有一  
半分明目張膽嚴討此賊之心則孰敢回憲宿

處營護此人欲售立幟之計乎願今俗習無論大  
事小事惟占上意之如何渠輩跳踉必有覬覦於  
近日注措而然一魯春何足深誅而所可痛者欲  
明討夏賊之義理而非但義理之不明同歸此賊  
之一套並與一部明義而無地可讀惟予闡明義  
理之本意事典心遠徒做一場間商量而已此而  
任他勢將國不得為國人不得為人吁亦痛矣都  
憲一劄卿等毋曰猶賢乎已劄中既說夏賊二字  
是豈宛轉說去處乎且况除拜幾日安往而不為  
始於昨日忽地書呈俄曰卿等轎前入侍有所云



云卿等既居承弼之地闡明義理之責不於卿等而將誰之咎耶自卿等一事二事不欲畱心擔者所謂君讐國賊視若尋常了無驚惶憤痛底意卿等之待予何其太薄也然卿等不必胥命此意遣史官傳諭于時原任大臣仍傳命召兼春秋金鳳頭來宣政院啓曰領政徐命善左叅政洪樂性伏承 聖批轉益驚遑因措更為胥命於金吾門外唯願遙伏鈇鉞之誅云又使錄事來納命召何以為之敢稟又啓曰領府事金尚喆判府事李福源金煜伏承 聖批轉益驚遑因措更為胥命於

金吾門外惟願遙伏鈇鉞之誅云係是大臣去就敢啓又啓曰領敦寧鄭存謙伏承 聖批轉益驚遑因措更為胥命於金吾門外惟願遙伏鈇鉞之誅云係是大臣去就敢啓

初五日有勿待命之 命時原任大臣聯名上疏以時原任大臣待命啓辭 傳曰勿待命事遣史官傳諭仍傳命召兼春秋車亨衢來宣○領府事金尚喆領敦寧鄭存謙領政徐命善左叅政洪樂性判府事李福源金煜聯名疏曰伏以君臣之義天之經地之紀民之彝人臣所以事君一或有

聯名上疏



不盡分者則是不忠也臣之不忠罪不容誅願今  
臣等之罪矣但不盡分而已哉噫嘻丙丁以來亂  
逆層生一賊終誅一賊復出至於夏賊之出而宗  
亘古今窮天地所未聞所未有之劇逆凶賊也凡  
在橫目之列者孰不膽折心裂直欲手磔口齧臣  
等不敢劓脗割腹火效臣死之義按獄則不能極  
覈徒黨施法則不能快伸典刑治之若尋常之逆  
視之以己了之案猶且忍痛含憤苟然視息臣等  
不忠之罪到此益無所逃明天理正人心即今日  
轉危回安之急先務而先治臣等不忠之罪然後

始可以勵一世而警百僚矣噫嘻今日環東一域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得以為國者特以一部  
明義錄昭揭如日星之麗天者在耳近目隄防凌夷  
義理墮晦人心陷溺世教墜壞凶醜糾結迭相攻  
搆一串互貫百怪層出今又有李魯春仲救尹得  
孚得孚營護凶逆力抗大論首被夏賊之所扶獎  
所汲引則及夫夏賊之喪出治黨之律宜先得孚  
而魯春乃敢投進一疏滿紙阿護托以自明之章  
潛售立脚之計此猶不足掇拾凶賊之口氣要為  
網打國邊之計其心所在將欲何為然而此豈一



魯春所獨辦哉蓋以醞釀已深設施愈密根柢已固枝葉先發此若不嚴鉤窩職永祛亂本則又不知乘機逞凶之徒生出幾魯春矣嗚呼我聖上至仁盛德惟在闡明義理全保世臣勤懇之教屢發於造席惻怛之音每形於絲綸有可以感豚魚化龍蛇而獨奈何在廷臣工不能感激洪造對揚休命甚至於擔當義理之人反攻義理背馳國是弁髦明義章疏之間本情自露扶抑之際宿處難忘苟求其故職以龜榮德三賊貫盈之罪未施公法攀援之徒尚且依憑今此愈出愈奇之變恠其源有

在其流深大終必至於滔天而後已此不嚴懲不知國家統駕於何地此臣等所以隱憂深痛寧欲無生也然而世道之至此變怪之至此者莫非臣等之忝居承弼不能明張聲討之罪有臣如此終不可倖追歸身司敗冀蒙重誅而聖度包容終靳威罰臣等之惶隘罔措益當如何伏乞 聖賜斥退仍加 嚴譴以為事君不忠者之戒焉 荅曰省疏具悉卿等之懇昨因胥命啓辭批旨略及予本意更何多詰卿等安心勿辭待明朝叅班仍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時原任大臣兼春秋



金健修來宣○是日大司諫吳大益疏曰伏以臣  
於秋間待罪諫長也日覩逆賊夏材窮天地亘古  
今所未有所未聞之極惡大變其沫血飲泣北首  
爭死之願宗有秉彜之不自己者而帳殿入侍既  
未售嚴訊窮覈之奏臺廳荅劄又未伸盤問孥戮  
之請畢竟舉措之乖當重被喉院之救詎至今思  
惟惶恧欲死臺端一步不啻已試債誤之地今此  
新除之下其何可抗類冒膺自壞廉防而惟是事  
在目下義重懲討不容泯默敢此痛陳為噫嘻亂  
臣賊子何代無之而自夫丙丁以來一種梟獍之

類讐言視國家甬勝 君父必欲逞其宵臆釀出凶  
禍者種下種子接踵而生將至彛倫歎壞義理論  
晦此明義一錄宗為達天地垂萬世之書凡為海  
東臣子孰不尊如日星信若金石而其於凶種亂  
孽心腸未化怨毒轉加祖述丙丁之凶言潛蓄無  
君之逆謀至於夏賊而極矣此賊以來凡在橫目  
之列者宗有無生之心而環顧今日之朝廷明目張  
膽者果有幾人舉皆心視度日了無挺身沫血痛  
拔根株之意其將國不得為國人不得為人此莫  
非羣下難赦之罪而臣愚死罪竊以為 殿下過



於鎮安而反啓其醞釀之計主於姑息而益長其  
跳踉之習果然如尹得孚李魯春輩相繼而起矣  
噫彼得孚即夏賊血戰公訖首先通擬之人則其  
平日之受其卵育為血黨死友明若觀火到今夏  
賊之窮凶情節他無究得之道則先治黨典之律  
非得孚而誰也魯春前後投疏情狀閃忽舉措凶  
悖究其心則不逞執其跡則叵測也直與浮學同  
一心腸然而得孚之當初勘罪失之太輕非久蒙  
宥便同平人天下寧有是也今於魯春輩囚之後  
窮覈得孚尤不容以緩臣謂尹得孚亟令王府一

解拿來並與魯春設鞠得情斷不可已也雖然此  
輩特其枝葉也前矛也若其主張凶論乖亂義理  
者竊有窩窟根柢即金鍾秀是已鍾秀之向來一  
劄雖謂之有所樹立可也而惟其陰譎之性常懷  
樂禍之心貪戾之習每蓄不饜之志上負曲保優  
禮之 聖恩下售詩張糾結之凶計檢使失志之  
徒打成一瓦雖以今番一疏觀之秋出前都憲疏  
中一句盛加疑怒並與前劄樹立而有若漫漶發  
明者然隱與魯春翻身自明之章同歸一套其立  
幟於凶黨倒戈於明義前後心跡綫露無餘可謂



真面之傀儡群凶之嚆矢此而置之則凶家害國  
將無所不至臣謂工曹判書金鍾秀為先施以屏  
裔之典可也都承旨宋載經本以諛僻之徒過蒙  
拔擢之恩天官亞席出自中批在渠報答之道  
固宜區別淑慝奉揚德意銓注之間無敢有一  
毫偏係之念而前後疏通不待首堂該郎之齊叙  
任意差擬無少留難遂使朝著不靖世道益壞者  
莫非用意惹事之致臣謂都承旨宋載經亟列銓  
望仍施削職之典可也嗚呼今日治蓬之寬縱人  
心之狃安殆非一朝一夕而雖以近來事言之揆

衡諸賊之煽禍蓋由於鄭妻晏處近圻之致趙焄  
逆躰之憂恠亦崇於龜賊斌等出陸之故惟此兩  
賊未正法之前將不知無限亂逞又出於何地臣  
願亟從前後三司之請使王章亟伸輿情少洩以  
為斬草除根之蓄焉三司之責將以明國是以主  
正論則李魯春疏出後側聽多日無一人明卞而  
痛斥者其為溺職有甚於晚後塞責之沈瀕之也  
良可寒心臣謂近日三司諸臣一並施以譴削之  
典斷不可已也云云○執義李東郁掌令金光岳  
正言徐有鍊校理安策亦各陳疏 荅曰省疏具



悉傳曰近日陳䟽陳劄之三司俱是沈頤之除  
拜前行公者既知李魯春䟽語則了無一言可否  
及其初四日處分之後迭呈䟽劄惟恐或後似此  
風習宗不欲正視豈可但以事欠誠察言也大抵  
無事則願瞻有事則勅勅非徒今日三司之罪雖  
欲直寘重典沈頤之處分之後不可一為一否諸  
䟽只賜四字例批置出於存古例之意近日行公  
三司一併削去仕版

初六日勅使接見時入侍○初七日內局入侍○初  
八日隨駕諸慕華館送勅○請對入侍

請對入侍微  
討夏賊進奪  
陽澤

政院啓曰諸承旨有稟達事請閣外請對矣

傳曰入侍又啓曰諸玉堂有稟達事來請閣外請  
對矣傳曰入侍又啓曰兩司諸臺有稟達事來  
請閣外請對矣傳曰入侍又啓曰時原任大臣  
有稟達事率卿宰來請請對矣傳曰入侍承  
命入侍時原任大臣齊報奏曰嗚呼有天地所未  
有之違則用天地所未有之律即天經地義之所  
當然而况並典所有之律而不得施則其可曰天  
有經地有義而民彝物則不幾於斃塞滅絕也耶  
噫嘻痛矣夏賊之出今已半年而臣等尚不能劾



心刺腹少效臣死之義依舊冠冕尋常視息有若  
典刑之已伸輿憤之已洩者然甚矣臣等之真且  
頑也載籍以來亂臣賊子亦云多矣大而戎醜巨  
魁小而草窳奸究皆有應行之律昭載於古今刑  
書而至若此賊求諸三千之辟無一彷彿惟書經  
中剿殄滅之無遺有一句語差可擬設而遠以迨  
璉近以璉夢頭雲又有國朝已行之律則凌出之  
初舉而施之在法當然而其妻若子沒入而止其  
父則官秩自如其任則叔司不及有賊如此用法  
如此古今天下寧有是耶噫嘻臣等欲說此賊之

事心膽先墜肉骨俱顛尚何忍泚筆提到而大抵  
此賊怨毒之醞釀亂本之糾結蓋非一朝一夕之  
故頭戮過追於丙丁禍心益急於庚辛一部明義  
視同芒刺之在背幾箇逆豎未忘根蒂之連身忍  
於赫赫天日之下敢肆詬罵手自呈納此案開關  
以後所未聞所未覩窮凶極惡之劇逆大慙苟使  
民彝物則不至數絕此賊之三族寧俾子遺此賊  
之餘黨寧不鉤得而只緣臣等不忠無狀不惟不  
能碎首天陛仰格天心臺閣沐浴之請便同故絕  
歲月荏苒之間無異相忘無怪乎義理之日益晦



塞倫網之日益淪七人心世道之終莫可收拾也  
於是乎懲討則看作弁髦隄防則無難毀壞係憲  
私好有大於公憤漫漶國是漸露其頭勢觀於近  
日支象憂虞之端駭惋之情容有既哉此其浸漬  
既深陷溺轉痾涓涓炎炎將復至於滔天燎原苟  
不遑遑汲汲拔本塞源竊恐環東土數千里相率  
入於夷狄禽獸之域而莫之救也彼迺雲加一等  
之律未足以伸王法立人紀然臣等弼中憤痛之  
心猶可因此少洩此而不得準請則將何以自立  
於天地之間乎臣等雖被鈇鉞之誅未承 俞音

之前決不敢退去伏乞 聖明洞然深思亟降明  
旨夏賊之父陽澤夫施追奪之律夏賊之兄弟妻  
妾子侄並依迺璉璉夢頭雲諸賊例施行使斯民  
知有君臣父子之義焉 上曰金陽澤追奪事為  
先依迺璉璉夢頭雲律文令該府詳考  
草記後施行可也○備忘記曰昨轎前入侍俄者  
諸臣登進業已洞諭何必更煩而李魯春即不過  
莫詬沒知覺人也其所懲患必有其人非不欲即  
地盤覈據破奸竇一以明義理一以嚴隄防更思  
之渠雖受人指使為鬼為域然外面觀之亦一乞



活之說取服後當擬何律且此輩雖或無狀自託  
殄滅而無多縉紳又起風浪餘波所及將不至幾  
人墊溺是豈予化龍蛇之苦心哉况非一會春所  
辨則於渠何足深誅先從已發之跡姑施惟輕之  
典使愆惠者知所畏跳踉者知所戒已自轎前入  
侍有下教於大臣者拿處之舉蓋待一番洞諭後  
處分魯春姑先絕島定配至於沈頤之晚後一劄  
足見其欲巧反拙左右窺覘之狀多少較計之態  
令人不忍正視者然雖出勉強既已塞責典魯春  
同律亦涉混勘之歸頤之定配

上劄辭職

初九日上劄辭職

劄曰伏以臣情地尚今洩忍於屢遭顛沛之地  
者雖出迫不得已而其為壞廉防羞清朝則誠大矣  
人言迭起於左右而都付無辨之科拳踢交加於  
身家而同念謹避之番其所解說於人者不過曰  
容使將至而引入非其時也國事為重而私義不  
可顧也於是身以勅行離京之日為見職亦熟之  
期而今為亦且熟矣亦熟而亦不知去其黃綠假  
托之跡將何以自掩而得不終歸於貪慝寵祿之  
誚乎雖然此猶屬於去就之節也藉令臣初無難



安之情地區區病勢誠末由免勉駑策臣本稟賦  
虛脆疾恙侵尋而特其不病者眼力耳故自幼及  
老雖一時輪症未嘗以阿睹為患忽於去月念間  
偶目觸冒風寒瞳子之轉瞬不使睫郭之開闔愈  
難雜試洗付之方了無尺寸之效而眼病之諦視  
文字又醫家之所大忌臣亦非不知此近日薄牒  
俱係緊急傍人誦傳每欠詳核怕日羞明而晝不  
得不照憲勘過呼燭剪拔而夜或至於失寐酬應  
則所治之藥力無以敵所傷之積崇及夫昨夕公  
退症形一倍添劇最是疼痛太甚而流淚隱澁精

神隨眩而視物昏花達宵叫苦至今未已此皆目  
下實狀臣宣敢一毫假飾哉情固當適病又難強  
苟不趁即調將終恐有失明之慮况此中書重任  
非臣養病之坊則尤不容許久瘵曠一任廟務之  
叢睦茲將疾痛之殊冒瀆 崇巖之聽至若起居  
之班封累之坐俱不得自力趨參亦為臣惶隕之  
大端伏乞 聖慈俯垂矜憐亟速臣叙政之職仍  
治臣闕禮之罪俾得安意醫治免為瘵廢之人千  
萬幸甚且今殿最之限只餘數日而臣之兼帶諸  
司亦將緣臣病伏無以磨勘瘵曠之弊不但在於



遣御醫看病

中書而已並乞劃即寢通以為及期舉行之地為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所慎阿睹想因積瘁之致見  
今天氣甚寒將攝易致失宜卿須安心益加善攝  
俟少間即起視事仍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  
于領訖政遣御醫看病無春秋車亨衢未宣○御  
醫崔重珽書啓領訖政徐命善病症者審則風寒  
所傷兩眼赤澁刺痛淚水淋漓開捷甚艱故主家  
方以桑葉煎水薰洗稍待日氣暫暄更拭鍼灸以  
為療治之意詮次啓達○是日備邊司啓曰全羅  
監司趙時偉狀啓有草記稟處之命矣取見其

因完伯狀啓  
濟州別巡賑  
穀運後入送  
局軍作米心  
上納停寢事  
稟處

狀本則以為濟州劃送元巡賑穀六千石內以米  
一千石及米五千石代皮年一萬石分劃沿邑定  
差負入送而本道諸般停減皆歸補賑則賑數不  
貲至於別巡二千石或過分數則徒貽陸民之弊  
姑勿入送而閑閭該收如不可已則追後入送亦  
云非晚當此耽羅移轉之時今番身米布折米蕩  
減代備局軍作米二千九百二十二石待明春上  
納則稟為沿民難支之端軍作米上納一款特賜  
停寢事並令廟堂稟處云矣別巡二千石追送事  
當初本司回啓已有所論列而今此道臣意見與



本司回啓無甚異同蓋島民救荒雖云時急陸民  
貽誤亦所當念姑令依狀請更觀本島賑資之足  
不足量宜舉行蕩減代軍作米事非不知沿民之  
受弊而身米布蕩減係是無前之惠澤自非逐年  
上納之比且就新捧中另擇裝發則其所為弊似  
不大段依前開役沿邑平均分排待春上納之意  
分付何如 答曰允軍米轉輸在常年係是置役  
況今番本道有羅里浦運穀事豈可重勞此役雖  
以京廳言之既有嶺南儲蓄米五千石至於本  
道軍作米二千石上送已之無妨依狀請施行事

分付可也

典時原任聯劄請寢緣坐罪人為奴之命

領府事金尚喆領製寧鄭存謙領設政徐命善左  
設政洪樂性判府事李福源金煜聯名劄曰伏以  
臣等即見禁府草記 批旨有緣坐罪人為奴之  
命臣等相預驚愕不敢知 處分之何以有此也  
凡緣坐之法兄弟叔侄律無異同稱頭之身稱焉  
稱頭在法當斬而以其出結之故減等處絞以此  
比例則斗恒處絞已足減一等之律今若為奴乃  
為減二等安在其依五賊例加等之意哉當初免

聯劄請寢  
緣坐罪人為  
奴之命



坐不過循例緣坐之法與今所設之律不當參合  
照勘則止於為奴恐不可以加等論也至若適任  
處斬之云如臺啓中依律處斬既以允下置辟無  
疑適例如此頭例又如此斗恒減等之當初處絞  
不待兩言而決也今番臣等之請蓋出於永絕禍  
根以洩輿憤以寓古 聖王剷殄滅之義而畢竟  
施法只行於一女人如斗恒之最年長最地近者  
晏然偃息於覆載之間則輿情何以少洩禍根何  
以永絕臣等之同殷仰請獲蒙 俞旨者將為一  
張舉祭而止豈非無案之甚乎茲敢不避煩瀆相

率聯顛伏乞 聖明亟寢斗恒為奴之 命仍令  
王府依法處絞以伸王章以懼亂賊為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律有加一等之文法無  
減二等之例免坐者加一等為奴并絞律為減一  
等故耳如是相持之際該府並與為奴而不即舉  
行卿等諒之卿等諒之仍 傳曰此批答遣史官  
傳諭于諸大臣兼春秋車亨衢未宣

十一日初度呈辭入啓

臣矣身區區情勢之外所患眼昏十分危毒晝宵  
閉睫全廢人事以此病狀時月之內案無起動保

初度呈辭



職之望中書重務不容一日瘳曠茲不得不冒死  
仰籲為白去乎伏乞 天地父母曲賜躰諒臣矣  
職本差為白只為 傳曰卿之辭筭此何故也大  
臣典庶僚有異非尋常呈告之職觀於政府故事  
不允批荅之載錄者絕罕其優任責成之意自昔  
伊然近因朝著多端台席無暇暖之日每遇一番  
事為輒作三相介限揆以國躰寧有是也噫憫卿  
獨賢許副屬耳前日之曲諒既有深意今日之重  
卜亦有深意官造責勉之教卿想記有矣繼緣人  
不怨我事未諧意義理則蓋晦世道則益乖而一

却陽秋非卿而誰向夜多少說話案出予心腹斷  
斷苦心雖未望在選請臣之一一躰悉而此時彌  
綸之責仰成于卿曾未數宿長單忽到然則義理  
無講明之人世道無底定之期嗟愕貽失不覺  
繞壁顧今朝象無一可特許多病源專由於擔着  
無人波蕩成習今卿無疾病情勢之可言而又作  
此巧遞之舉則卿宰以下之却步長顧者其何以  
董飭乎卿之去就所關非細雖以予為卿之心叅  
倚輕重有難從施卿須躰予慇懃之諭亟撤來單  
私濟時艱事遣承旨傳諭仍傳封下呈辭右副承



附奏

旨金履正書啓臣敬奉 聖諭馳往傳諭于南部  
薰陶坊學廔洞契領設政徐命善所住處則以為  
臣情苦病深無望供職猥徹長告顯埃擊禡之音  
不意近密之臣臨宣 聖諭十行 恩綸字字隆  
摯至於封下辭卑尤係不常有之 殊渥臣是何  
人乃敢當此驚惶罔措不知所以為計噫臣雖無  
狀粗識義分當此朝象泮洩國事波蕩之日身在  
重任 恩受委毗顧何敢為逡巡前却自占便宜  
之畧乎蓋其耐彈冒沒拚死奔走只緣容使在館  
言私非時而及夫事過之後便是瓜熟之期又若

一味澆忍不思自處之道則四方之唾點猶屬一  
身清朝之貽羞亦豈細故又况阿睹之疾近益添  
劇於觸冒風寒之餘忝身封戶不分晝宵雜試鍼  
藥有加無損此宗日前太醫之所目睹臣非敢誣  
也今雖欲不計廉隅祇承 明命奈此奇疾末由  
自力撫躬悲悼只有涕淚之被面而已深夜寸紙  
衷情莫暴謹當收拾病思更入文字以冀 天地  
父母之曲垂矜諒云矣敢啓

十二日典時原任聯劄請寢 成命  
領府事金尚喆領敦寧鄭存謙領設政徐命善左

成命  
聯劄請寢



設政洪樂性判府事李福源金煜聯名劄曰伏以  
臣等昨以斗恒準法事聯陳短劄冀蒙 俞音及  
承 批教不賜允可卽又伏見金吾草記 批旨  
有夏賊子若女待年滿之 命臣等惕貽仰鬱益  
恨劄中論列不能分曉以致 聖教之有此失也  
噫嘻法者天下之公也固不可一毫低仰而治違  
之法又有重焉聖人所以尊王綱立人紀以懲天  
下萬世之亂臣賊子者察在於是迺穉夢頭雲五  
賊之常律加一等者蓋以此耳今此夏賊之劇惡  
大違尤非迺雲之比則用法之道視迺雲宜加而

不宜減也義理明正蓋亂迺緣咎之法第侄無異  
而迺雲之弟以劇迺加一等而斬頭賊之弟以出繼減  
一等而絞加於絞者為斬則減於斬者不為絞乎然  
則斗恒之減於斬而絞法意較若無容更設今若一  
減於斬而為絞再減於絞而為奴則是將加不過一  
等而減便為二等揆以聖人用法之義寧有是耶且  
夫迺賊之子女應坐者必待年滿卽治迺之常典也  
今於加一等用律之迺何可反用常典使夏賊之遺  
孽一刻容息於覆載之間哉至於迺侄之軍門處斬  
昭載於王府贍錄則處斬卽處斬也又豈有律文之



更改者乎臣等之請以五賊律施行者非謂夏賊之惡逞此律足當只以如此而後或可為少洩樂憤之道也 聖上既許臣等之請而昨今處分每從循常之典復安有五賊律施行之意哉伏乞聖明念王法之重察臣等之情收還 成命亟令王府一依草記施行使典憲行亂賊惧焉 荅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俄於臺啓之批亦已詳言卿等不必如是爭執須諒須諒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時原任大臣兼春秋車亨衢來宣

上劄辭職

上劄辭職

伏以臣情則至感病且難強冒控長卑決意必違而亦庶幾 生成之澤終始曲副有隕自天不俟終日矣乃者近密之臣賫宣 聖旨息言曠絕責諭備摯臣擎讀屢回感滂自零將不知何以為對噫觀今朝象誠可謂茫無津涯義理則日漸晦塞風俗則日漸乖誤人各為心視公憤不若私感事皆屬便為身謀反勝國計而一副規模渺無得定之時雖 殿下宵旰憂勤必欲做治其如承佐之無人毀畫之多方何哉夫以臣之受 恩才具力量有可以絲毫裨補者四至之奉賜不足恤也一



已之庶防不足言也固當拚棄死生任怨趨赴以  
自效鞠躬盡瘁之誠而奈其債誤之迹孤負已極  
顛沛之地畏縮轉甚非但世不饒臣臣亦自知當  
去重以衰敗無餘疾疾相續目下何睹之疢大妨  
酬接之節而醫言心血乾燥肝木熾盛與夫輪行  
風熱之崇治法不同必須久費歲月雜試刀圭使  
藥力浸潤元氣充旺然後或冀有一分應驗則元  
輔重任其將為臣養病任地虛糜以至簿書期會  
之末因念其泮復叢聒乎嗚呼情莫如臣病莫如  
臣今臣此舉豈其樂為而每願不擇夷險之初心

未始不慚悚背汗所自恃者我 聖上天地於臣  
父母於臣不以臣為無情無病而強聒於不當聒  
之日今奉 聖教大失所置此皆臣誠意淺薄命  
途崎窮拙訥之辭終不能仰格天心伏枕抑塞寧  
欲無生 敷迫之下祗承無路茲不得不更將切  
至之懇復犯瀆擾之誅伏乞 聖明察臣言之寃  
非假飾念國事之不容久曠亟解臣本兼諸任俾  
臣得以少伸私義獲延殘喘區區不勝顙祝取進  
止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夜下敷諭長單即撤牒  
然造朝予方側席而待至若阿睹之蟭固知一時



微病而慮念則深矣以今斗寒恐妨將攝姑不更  
事敷迫卿須安心益加善攝俟少間即起視事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領訖政兼春秋車亨  
衢未宣○是日死罪臣金鍾秀疏曰伏以臣妄率  
顛錯自犯死罪疏批嚴重誨責備至臣感激惶隕  
置身無地戴罪赴名亦非獲已愧悚之意雖幸略  
暴跡涉放肆尤甚悚感及伏見大臣胥命啓辭  
批旨心膽墮墜求死不得蒼皇入城泥首金吾已  
有日矣噫臣之妄率顛錯自犯死罪今幾遭矣寔  
賴 天日之明照燭臣心事之無他至今保有喘

息臣感泣銘鏤竊庶幾痛加懲艾更不至自速邦  
憲仰煩 聖念而今又至此此殆臣死期將迫天  
奪其魄將無以卒承 聖上再造之德意尚何言  
哉蓋沈樂洙之庚子疏竊結臣手劄之後首發煖  
億儻逞之罪則固有功矣至於辛丑夏疏則乃於  
德相逞節已終露之後混稱士類為逞賊之資斧  
聖批既嚴衆論詳然今番俞岳柱疏汎稱樂洙之  
頃年一疏初不別白年余而觀其語脉可知其專  
指辛丑疏而言故以臣疎率之性初不慮及於別  
白年余之計對疏中直以冰炭燕越為言默而受



之為恥自外面觀之有若通指庚辛諸疏者然則  
其有傷於庚子義理大矣辭不達意咋舌無及此  
其罪萬死而有餘矣嗚呼明義錄一部即天經地  
義民彞之不可一日無者國而無是國不國矣人  
而無是人不久矣少有違越罪猶當死與此一反  
罪當若何人臣負此罪名決不容一日假息於覆  
載之間而臣真頑懦弱尚未能剖心自明俯仰跼  
踏靡所因極敢效古人獄中上書之義血泣蹄顙  
於閔覆之天伏乞 聖明曲垂諒察亟命有司設  
臣當被之律以樹王綱以嚴臣分千萬之祝 荅

曰省疏具悉予豈負卿卿案負予矣 傳曰子於  
此重臣倚毗何如也曲庇何如也濱危而濟危幾  
死而救死雖使重臣自為之所何以尚此此豈予  
私好於重臣而然哉言論氣味自有契悟今近升  
載于茲矣况重臣尤嚴於明義錄義理編錄時義  
例斷例皆出此重臣之手而周歲中自水部佐貳  
超擢本兵之長予之所以許心任使重臣所以藉  
手對揚不出明義二字雖因奉老居鄉未嘗責之  
以夙夜供劄予則每認為緩急可恃橫達之來予  
嘗極力調劑外至之說予必悉心拒斥予之處重



臣本末蓋如許矣夏賊出而所謂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歎絕滅裂收拾也不得將使國不得為國人不得為人一部明義無地可讀予為是懼為秋間宮享齋所與領相名致前席勉之以共貞協輔責之以講明闡發予又以明燭在前屋漏在彼俾兩臣對予質言大臣重臣聞命樂應咸期盡瘁而後已自是以往一功注措付之大臣重臣國是之復明朝著之稍靜方且拭目而待之又於九月廿二日之夕適目造席從容向重臣果有多先說話重臣之言一如予意其詳在記注此不煩論通來數

月之間非但無一半分裨益反使文象忽地潰決所望者保合太和而平地波浪無日不起所期者發揮大義而暗中戈戟搜面迭發未知孰主張是孰主使是乎况重臣方叨銓衡之地自任激揚之權大則抗章辨論小則出力擠排息閤鎮囂何所不可設或無是寧忍挺身立幟以增其氣勢耶又况李魯春鳴冤之疏即一世寢之大者書辭之連及又何等劇賊事也重臣不先不後際呈辭疏其混圖說去并與庚子春自己樹立而壞亂之甘歸毀畫之科疏批中孰諒卿本心云者予豈無意而



發也猶慮夫重臣之冥行迷途自就死地今月初  
三夜遙引接時明諭之痛責之重臣亦有云然之  
對以光完事慨然自許一端向國之心猶謂之乃  
爾云而劄聞多日終未有息補之舉至于昨日始  
呈自明之章草草數語殆沒頭緒重臣之孤負何  
至是乎予於此重臣目見其不誠無宗而若不早  
即嚴處俾蓋自新甚非所以玉成求備之本意且  
於勘罪之際視廷臣須用加倍之律方可謂終始  
之惠然則嶺海行遣有何持措而聞其親年為老  
無他兄弟想來情理誠有功惻者臺彈之發雖曰

因完伯狀啟  
羅州答士島  
漂到漢人空  
管官該送事  
實事

自取豈忍怒然不之顧乎允可既仲公設斟量宜  
示本意前判書金鍾秀姑施削黜之典○十三日  
備邊司啓曰即見全羅監司趙時偉狀啓謄報則  
以為羅州答士島漂到漢人一名今始問情以江  
南省蘓州府南通州亦人賀棗山東逢風漂流到  
水隱嶼亦隻破碎同船十五人盡為淹死亦稟亦  
為沈失渠獨爬崖上來為我國人救護問其情願  
請以旱路還歸故為先發閱該牧使即為領率渡  
海善為拘置於該邑公辭着護供饋禁雜人慎火  
等節使之着宗舉行所着衣袴揮項襪子等物自



右水營已為造給受手標上送早路還送事恭俟  
回啓舉行云矣衣袴諸種水營先已造給供饋凡  
節道臣亦已申飭今不必更為知委而取既破碎  
願從早路則護送一款不容少緩散關分付於所  
經各邑帥臣處別定差負次次交替領來京城轉  
致灣府以為入送北京之地領來時禁雜人看護  
等事各別嚴飭漢學譯官一人令該院擇定給馬  
下送更為閱情後典差員眼同領來咨文亦令槐  
院預為撫出定咨官入送事分付何如 答曰允  
○十八日備邊司啓曰即見全羅監司趙時偉狀

國完伯狀啓

羅州八禽島漂

到空船依例

燒火事稟蒙

措設通津  
安州陪持令  
道兵使使重  
根法法遠遠  
元軍後兵使  
推考事

啓則以為羅州八禽島漂到空船姑為堅守以待  
朝家處分舉行云矣制樣明是異國汲水船而若  
士島漂人既以非其船隻為言則其漂流外洋轉  
到我境則丁寧無疑在前無主空船之漂到者即其  
地燒火多有已例今亦使之依例燒火都草島漂  
到破船材一舨燒火之意分付何如 答曰允○  
十九日備邊司啓曰因傳教高坡境撥馬勅行  
未渡江前不為加立只餘一匹致使安州陪持徒  
步六十里委折嚴查牒報之意京畿監司金思穆  
處發關分付矣即見其所報則以為各站撥將一



併捉來查問則坡州馬山站撥將所告內安州陪  
持十七日戌時來到故所騎撥馬卽為出給則渠  
以為雖卽發去城門未開之前未由入去狀啓若  
從門隙入送則難免鎖手之患暫為休歇炊飯以  
食而去云云而其時元撥馬五匹及加立撥馬二  
匹內一匹以開城府草料撥送其餘六匹一齊等  
待至於京營將校及護送將校則當日夜時已為  
來待只餘一匹之說自歸落空云分水站撥將所  
告內陪持十八日子時末來到故卽為督把云高  
陽碧蹄站撥將所告內陪持同日丑時過去云楊

州點叢站撥將所告內陪持同日丑時末過去云  
京圻站撥將所告內陪持當日寅時過去云故取  
考其流音成冊則過去日時果如所告分水站以  
上四站撥將所別無遲滯之事而馬山站兩時遲滯  
極為驚駭撥將則雖推諉於陪持其在懲後之道  
不可不嚴治故當該撥將為先叢棍汰去云矣十  
五日離發之陪持十七日戌時始到坡州則其前  
緩緩作行之罪極為痛駭而既到馬山故為滯留炊  
飯休歇之狀尤為萬萬無據及夫 叢問之下六  
匹等待之撥馬稱以只餘一匹二十五里督把之



上剴請寢祈穀  
祭親行之命

文蹟若是昭然而稱以六十里徒步渠以兵營軍  
卒敢為飾辭欺罔之計者究厥情狀不可不各別  
懲戒以勵邊報稽緩之習安州陪持池昇隣令本  
道兵使從重決棍後邊遠充軍勅行探啓何等緊  
急而乃以如此頑悍之卒充送陪持致有此大段  
犯科之境平安兵使具以譙從重推考何如

二十二日上剴請寢祈穀祭親行之命

伏以祈年 太社期日不遠而 親臨誓戒當在  
今夕矣 聖念每勤於重農 躬享必舉於頻歲  
凡在瞻聆孰不欽仰茅伏念三冬寒事一直凌劇

積雪封戶淫霧透衣人或觸冒無不受病閭巷之  
間感氣大行此正 聖人節宣之時况伏聞比日  
玉體微有欠寧今雖遙復天和而少愈之戒尤不  
可不念凌寒殿陞侵曉 勞動非但下情之萬萬  
焦悶亦豈所以仰軀 陟降惟憂之意乎伏願  
聖明更加三思夙降一俞 特寢祈穀大祭 親  
行之 命以副顯祝之群情為臣職在必違病宗  
難醫身帶藥院不能同敷求對只以敷行短劄替  
陳憂迫之忱有臣如此生不如死懇乞 亟降威  
譴俾公私不至兩妨不勝幸甚取進止 荅曰省



教台

附奏

劄具悉卿懇祝豐一念寤寐如結病且不至難強  
豈或命官攝行卿須諒之慎節近獲向差云未曉  
誓班必須進叅之意已言於傳諭承旨卿須安心  
勿辭即起視事仍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  
領訖政兼春秋車亨衢來宣

遣承旨敦召

承旨趙興鎮自 道中出來以誓戒必為入叅之  
意口傳 下教後書啓臣敬奉 聖教馳往傳諭  
于南部薰陶防孽厓洞契領訖政徐命善處則以  
為臣於病伏昏瘖之中尚有一段憂慮之忱冒上

短劄冀寢 親享之 命及承 批旨未蒙 允  
俞此亦臣誠意淺薄之致伏枕抑鬱如添一症繼  
又近密之臣臨宣 聖教俾令進叅於未曉受戒  
之班德音鄭重迥出尋常臣雖在床席既有知覺  
以平日盡瘁之誠值寒殿 親臨之辰偃處私次  
不思超造於彤庭者是豈臣本情也哉祇緣必違  
之職一向虛糜難醫之疾轉益沈痼日前責勉之  
聖眷未由仰躅歲末留滯之在務自致多曠一則  
臣罪二則臣罪今於 特諭之下竊無祇承之望  
論以國難逾邦憲唯願遣降鈇鉞之誅少懲方



命之辜伏地涕泣不知所達云矣敢啓

二十三日遣承旨別諭促召

傳曰卿之引疾卧閣凡幾日矣予不以文字勉出卿亦不以章單申徹蓋慎節既差之後自當幡然無所事乎敦迫故耳為問造朝之期昨遣近侍之臣及見書啓巽讓猶前卿之如是逡巡始知匪病伊情此何故為噫朝廷之所以仰成者非輔相而誰寡昧之所以倚毗者非卿而何以卿而當此職設有難冒之情勢尚不容遽然邁邁曩日風浪卽一世道之劫運造席洞諭之後都屬先天以此深

別諭促召

引不其過乎伊未朝象非一葦可抗而如使謀國之地火加擔當國耳公耳則夫何泮洩之可憂此意已及於向批而講明補綸之策方與卿共之世道之丕變可以拭目卿於此時先懷釋負之計是卿以今日世道謂無可着手無是則又以予寡昧謂無足協贊卿雖欲捨予予豈可捨卿况大臣出處關係如何卿之此舉適所以駭四方之聽聞而已則以卿深智又何不審量也辭筭封下既係不常有之事予意卿想默會到今卿雖欲以劄以筆日事辭遜予則斷無從副之理矣壇亭在卽賓對



附奏

又有命更此諄復卿無以備例看之即起視事仍  
叅明日籌造事都承旨傳諭于領政政典之偕入  
行都承旨金尚集書啓臣敬奉 聖諭馳往傳諭  
于南部薰陶坊序墜洞契領政徐命善處則以  
為臣昨犯逋慢之罪尚逭 嚴誅明有賓對之  
命無路祗赴方彼略治辭劄趁曉呈徹不意喉院  
之長賚宣 恩諭首尾數千言丁寧懇惻責勉備  
摯臣獲擎百回感滂被面噫臣之一向引入必違  
為期是豈曷占便身不念國事而然哉一則以病  
一則以情而情則難強病則難醫雖緣誠意之淺

薄未蒙 聖慈之軀諒若其如縛求解之心何嘗  
暫忘於食息之頃哉此所以勤懇之 聖意不敢  
仰軀 敷迫之聖旨不敢奉承而今茲 聖諭中  
一句誠有萬萬震悚者既聞此 教之後目下情  
病前頭狼狽有不暇自恤謹當待朝趨造訴此衷  
懇於 天地父母之前以俟處分而近侍相守一  
時為悶先 命收還不勝顙祝云臣既承偕入之  
命姑為仍留之意敢啓○同日備邊司啓曰即見  
內需司所報則草記 批旨內給代一款他各司  
既皆防塞則獨於本司豈可許施然今番支勅物



內司給代序  
平廳錢三千  
兩劃送事  
常處

種之新備所入比前雖曰倍蓰或全數持去或多  
闕失不可不及今一併改備然後來頭支勅時無  
若今番之窘速此意本司知悉請得衙門有難遽  
然下教收報備局使之從便講究論理草記事  
命下矣內司所捧身貢折半蕩減勿令給代寔出  
於軫恤經費官府一躰之 聖意而至於支勅器  
皿等屬則亦不可不及今措置以備來頭所用物  
力區劃在所不已常平廳既是支勅衙門見今遺  
在足可推移常平廳錢三千兩即為輸送內司事  
分付何如 答曰允又啓曰依 傳教安州陪持

持來狀啓以申時填書而陪持則以四更頭難發  
納供時刻相左委折發閱查問於伴送使金魯鎮  
處矣即見伴送使金魯鎮平安監司鄭民始所報  
則以為勅行到安州站啓本申時果為修整而伊  
日適值問安中使接見或有說話之更為探知者  
陪持姑令遲待酉時末使之發送而陪持則以四  
更頭發去為言陪持之受出狀啓後魚綠各處私  
札之受去致此時刻之遲滯與否陪持上京故不  
得查問云矣填時後發送不過一時之間而陪持  
之敢以四更頭納供者萬萬痛賅當該陪持則前



封啓時刻相左  
伴送使金魯使  
任重推考

次對

草記中既已請罪而伴送使狀啓所填之時與發  
送時刻未免相左者亦歸不察之科伴送使金魯  
鎮任重推考何如 荅曰允

二十四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政徐命善曰此平安監司鄭民始  
狀啓也以為本道支勅已近十年館舍既皆頽傷  
屏帳器皿等屬殆半闕失不得不修補新備而其  
所磨鍊會減決非時月之內所可了當守令中龍  
川价川今已准限其他守令亦於都政似有遷轉  
擔當收殺不可付諸新到之人龍川府使柳爾曾

因貧伯狀請

西僻並仍任  
支勅邑守令  
上勿遷轉事  
案案

价川郡守李格限明年六月仍任中和等三十三  
邑守令亦限明年六月勿為遷轉事請令在堂稟  
旨分付矣支勅文書準折會減乃是巨役使始終  
當着之人委任責成然後可無虛案相蒙之弊已  
瓜滿兩邑守令依狀請仍任其餘支勅邑守令亦  
限明年六月姑勿遷轉事分付銓曹何如 上曰  
依為之徐命善曰此前大司成閔鍾顯所啓也以  
為本館物力近甚凋弊今年則連值廢科京外儒  
生之赴舉者倍於前日費入浩繁用度大縮末頭  
凡百無以支結謁聖增廣時請得物力多有已例



成均館物力  
請劃置之事  
稟處

因東伯所報  
嶺穀移轉  
斛縮及遺  
糧料甲倍  
減事稟處

之可據故敢此仰達云而有令在堂稟處之命  
矣本館物力之凋殘非不可問而以謁聖增廣之  
例引用於庭試恐不無狃開後獎之慮今姑置之  
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原春監司徐昇修  
頃以嶺穀移轉時斛縮及監色糧料甲倍會減之  
意有所論報而以前例所無不可狃開防塞題送  
矣即見其再牒則以為本道雖無縮穀裁給之例  
他道已行之例班班可考而自前南穀移轉不過  
數三千石多以上捧穀分賑故曾無會減之規今  
年嶺穀運輸至於三萬四千餘石越境海運風急

則卸下波順則還載者不知為幾次添漏耗縮勢  
所固然今若分微了遺殘祇尤無支保之道且當  
至鵬之間風高波險不得行船處處留滯計程之  
料萬無支活之諾不得不犯食元穀今以所食糧  
料還為微出於萬死一生之殘民誠為矜惻斛縮  
九百四十四石零甲倍糧二百五十六石零許令  
會減事為請矣現此所報事勢無怪其如此既有  
他已行之例且無還微之望則一向靳許亦非軫  
念之道依此數一併會減事分付何如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此原春監使徐昂修狀啓也明春合



閩東春操  
巡點令以停  
止事

因完伯忱請  
亦道支放不  
三錢代五折  
中堂書

探與營將巡點何以為之事請令在堂稟旨分付  
三鎮勸別武都試依例舉行為辭矣今年本道穡事  
雖曰免歛纔經大賑便同瘡痍甫起至於嶺東九  
邑雖有淺深之別不無失稔之歎此時兵民之累  
糧赴探殊涉可閔春探與營將巡點則今姑停止  
勸別武都試依例設行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即見全羅監司趙時偉報備局辭緣  
則以為京納軍米布之折半蕩減寔出曠絕之恩  
本營納諸服保米不可異同故并為減半收捧所  
減之數為六千四百六兩許多將士之迺朔給代

萬無拮据之道江都每年添餉一千兩他無着手  
處四山城二分耗條中作錢輸送而昨年歛荒耗  
米盡歸補賑若除添餉條則餘數無幾不得輸送  
之意知委江都備局向管餘軍布十二同四十七  
疋內九同代錢九百兩以婢貢減代納于均廳而  
今年折半減捧之後餘數不過六同二十三疋婢  
貢減代無以充數從便區劃事分付均廳後二分  
耗米及餘軍布並令補用於支放為辭矣道臣仰  
軀朝家之德意並減營納之保米則迺朔給代之  
太半不足事勢固然其在軫念之政宜有區劃之



汰落處不植  
招事後兵使  
罷職地方官  
論罪

道且此所謂俱非別件物事不過本道內推移者則恐不必持難江都添餉條一千兩明年則勿為輸送均廳所納婢貢給代條則均廳事勢不可不念以曾前脩局會錄中準本數備納今年減半所捧則許給本道以補支用為宜以此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因咸鏡前監司李命植所啓以江荒汰落處不為植松事當該兵使並罷職地方官令該道查出指名現告論罪事 命下矣即見咸鏡監司李坤狀啓則以為辛丑後茂山等六邑當該守令姓名開錄于後仍飭北兵使及

北閔春探停  
止事

濱海各邑鎮守令邊將等處植木防筭之節待開春即為舉行云矣朝令之下慢不舉行不能董飭之兵使至被譴罷之典則當該地方官不可不嚴處以懲日後現告守令一併拿問重勘而其中到任日淺未及舉行者不可無區別分揀之道此則令該曹詳覈捧傳旨至於茂山本非濱海植木防筭非所可論云此亦詳問於曾經本倅人以為存拔之地事分付該曹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北兵使閔義焮狀啓也行營屬軍兵合探及茂山以北各衛軍兵明春巡探依定式舉行事令



新差

右堂稟旨分付為請矣北道穡事今年則大登且  
採鍊之政西北自別合採巡採依例舉行之意分  
付何如 上曰春採與秋採有間本道總經今春  
大賑宜念息肩之方春採特為停止可也徐命善  
曰知中樞府事 善復既以叙用濬川堂上還差  
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惠堂久未備負刑  
曹判書趙時俊惠聽堂上差下使之察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開城留守鄭昌聖莅任已  
過周歲當此朝著乏人之時不可一向處外許遠  
何如 上曰依為之還差備堂可也徐命善曰備

灾減解分  
下詢

局有司堂上方有闕負以行戶曹判書鄭一祥差  
下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吏曹判書李命  
植兵曹判書李在簡方當都政公務自多相妨兼  
帶金吾并許遠知義禁李柱國既是將任亦難久  
處劇地一體詳遠何如 上曰依為之宣惠廳堂  
上徐有隣曰今年諸道穡事均登明年為始京外  
灾減解分 下詢大臣處之何如 上曰大臣之  
意何如徐命善曰年既豐登解分之政自當依例  
舉行矣 上曰依為之

二十五日 親臨都政時入侍



李復永加  
資調用

鄭述祚之子  
飭銓曹取用

是日入侍領政徐命善曰副司果李復永屢典  
州郡聲績茂著才識幹局未易多得當此人才渺  
然之日宜有拔例陞擢之道副司果李復永加資  
調用似好故敢達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水  
原府使洪檢以宰臣出宰將及三載經賑支勅亦  
云勞矣今姑許違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輔德鄭述祚之子特念其父舊僚之義至下桂坊  
調用之 命凡在瞻聆孰不感聳但桂坊叅下洗  
馬外皆是不可直拜之寮且述祚年已望八家又  
貧窮情理甚急有難違待先除 寢郎亦足為酬

備衣抄啓

有違政格事  
請銓堂推考

勞之道適目言端敢此仰達矣 上曰當初承傳  
既念舊僚豈可尚不收用申飭銓曹今日政收用  
可也○備邊司啓曰御史可合人抄啓事 命下  
矣臣等相議抄啓別單書入之意敢啓 答曰知  
道 御史抄啓洪文泳林道浩曹允大徐美修申  
耆李東稷宋民載李尚度

二十六日 親臨都政時入侍

是日入侍領政徐命善曰珍島郡守李燁古阜  
郡守安廷鐸俱是未經五品之人而遽擬郡守至  
於受點利川雖是府使降號之邑而典營下啓請



動駕時以訓  
將病劇令禁  
將隨駕

全羅左水使  
親老改差

窠有異以郡守擬縣監有違政格銓堂推考三望  
筒並令改磨鍊以入何如 上曰既有勿拘之命  
政官勿推望筒仍令用之可也徐命善曰二十九  
日 動駕時訓局當為都領隨 駕而大將 善  
復病勢甚劇無以進叅云在前如此之時或有他  
大將無領中軍代領之例今番則何以為之手敢  
稟 上曰禁衛大將都領隨駕可也徐命善曰全  
羅左水使李亨元親年為老情理切急呈狀乞違  
今姑改差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七日內局入侍○二十八日隨 駕詣 景慕

宮○二十九日過歲問安 隨 駕詣 社稷







